樂全堂集 六

碣銘

碑銘

行狀 上

樂全堂集卷之十二目錄

卷之十三

行狀

樂全堂稿卷之十二

碣銘

奉正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記注官世子侍講院文學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趙公墓碣銘

并序代家君作

盖從先進聞應教公清裁重一世而年座四十而歿一世士隱其短而徵于後果有丈夫子三人趾美彬彬重一世又皆仕宦不達或夭或禍安在其天道也

悲夫其仲時保氏年三十八卒卒二十年而其胤子
瀹濯踵門謁銘于欽曰知先人者莫先生若也宜以
一言賁諸幽欽愴然久之曰時保之病也余往問之
其言能辨乎死生之際也其亡也余往哭之其治命
可異焉體若不勝衣而確乎操也言若不出口而晰
乎理也對之自令人易容華慮者此余得時保之平
生然也按狀時保實高麗侍中趙益之後漢陽豐壤
縣人也代襲冠冕有諱益貞吏曹參判勳封漢平君
贈禮曹判書諡恭肅寔生彭能文章成均進士進士
生宗敬知文館典翰典翰生迖機即應教公也侍

宣廟經帷裨益弘多應教公娶觀察使姜昱之女以
嘉靖乙丑十一月十六日生時保名守翼時保其字
也時保早孤而能自立二十六而中司馬二十七而
陟大科授成均館學諭調軍資監奉事明年倭亂泣
辭母欲死官守既廟社還城闕空知不可奈何徒步
尋母轉赴 行在選授檢閱待教癸巳移拜注書還
奉教還說書俄陞司書帶知製教用薦拜兵曹佐郎
甲午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擢司憲府持平以論事
遞為禮曹正郎隨儐使出西關一年所而為京畿都
事戶曹正郎俱未蒞而改竟調全羅都事謝病還尋

除兵曹正郎丁酉視篆江西縣有遺愛立石紀之庚
子以刑曹正郎授文學持平轉弘文館副修撰遷持
平拜吏曹佐郎改副校理壬寅出為林川郡守輿疾
歸六月九日遂不淑用某月某甲葬某邑某原癸卯
錫扈聖宣武從勳券累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
承旨兼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
學尚瑞院正配原州邊氏參奉循之女有婦德逮遘
凶致毀踰年而逝厝于墓左有子三人曰瀹夭娶别
坐李遇春女生二男曰瀹娶忠義衛李明老女生二
男一女曰濩娶進士宋學古女生一女俱幼時保性

清靜不喜紛囂居官不爲聲烈而無不理也持論不爲崖異而能直遂也孝悌之懿交誼之信在其天植云身歿之後篋無餘米庫無剩財將絶顧言歛用燕服不設朝章奚去旌帛輓詞明器石灰卒哭殺食只朔望點茶庶幾古達人之遺風亦可尚已噫時保兄家或夭或禍而世得以稱焉則乏以亢其宗矣銘曰

淡能勝甘者水美不隨變者璧質以有之賦也匪畫箬章而留維后之食

監役金公墓碣銘 并序

李榮川厚基氏以其外王父金公行錄授翊聖致其

舅僉正君之辭曰不肖之謀所以不朽其先人者欲請於尊先議政公而未及焉則以欲請於議政公者敢屬諸子子其念世誼之重而加惠焉翊聖始欵欵中啁卒赧赧汗矣翊聖誠不侫其何以紹先業而徵于后哉然嘗從家庭聞抨摧近世人物以金公篤於孝誼其遯世自晦雖有所激亦可以知其所存翊聖諦之久矣僉正君責以世誼義不敢辭退而考厥所紀屈於所聞寧儉而不欲溢也則猶見其世其德焉遂撮其實而序之曰公諱益輝字仲榮光州人高麗光城君戩之後入 本朝左議政國光大司諫克恒

副護軍昭澈即公世序而未祧者也考諱鎧議政府右參賛娶竹山安氏監察邦炯之女以嘉靖癸巳五月生公幼而秀壯而文屢發解謂曉夕釋褐竟屈於庭對參賛公強之仕丁卯補四山監役未幾參賛公被斥家居公亦棄官就子舍扶侍參賛公治脂瀡藥餌燮蘷不離側洎遭大故奉櫬歸淳昌封窆如禮居廬三年執喪踰制鄉里舉其孝服闋益無意於世卜居于任實縣之西鉢山下往來省墓祭祀必躬選勝築墅署其樓曰長醉名其堂曰不省用寓沈冥栖隱之意盖 宣廟初元士論務為激參賛公不得容於

時公之所嘗友善者至是多論詆公遂絶不與通有當表而吊者拒而不受有爲方伯而致餽者卻之辭意嚴截不少相假執政惜公淪落擬授尚衣院别坐多勸公起公以書謝之曰藍輿徐行覔酒東村杖藜緩步釣魚前溪此吾樂事白髮殘年又何局束竟不就焉公自稚少已知事親之道朝覲暮退出告反面孺慕之誠老而彌篤父母所愛雖僕隷犬馬必加撫恤事兄如事親有順無違推而睦任罔閒咸踈果斷峻潔之操施與然諾之節有足以伏人者平居脱畧無經營唯盃酒自娯引田夫野老一飲以觴性酷愛

山水携僧眺討跡遍域中優游以卒歲君子高之萬曆辛卯正月二十日告終得年五十有九厝于楊州治北麻檜洞抱乾之原公有賢配承仕郎蔡瀜興之女左參賛世英之曾孫夙有閨儀佐公爲德事舅姑以誠御僮僕以恩令聞穆如也生於嘉靖丁酉四月先公十八年而逝年僅三十有八矣與公並窆有一男一女男曰俔即僉正君也女適承文院正字李耆俊僉正有四男二女永承監役永纘都事永聲儒士永肩生員女長適申恜次適李守賢正字有二男重基新溪縣令厚基即榮川守也永纘之出曰球女適

崔碩年永聲之出曰瑞曰瑋曰瓊女適韓公信中忒有女曰金寅亮李守賢有三男曰時行時衡時亮新溪之出曰行健行遠俱文科女長適鄭滽次適許博參奉榮川之出曰行進副率行遇文科女長適李斗陽正郎次適李緯國郡守次適李後纘曽玄男女若干人俱幼噫以公志節一有所激斂而不宣老於丘壑終身無懟色焉則無論其守宇量宏矣脂韋於世隤其家聲者聞公之風寧不忸怩而泚顙乎哉玆吾先君之所重也歟謹綴以詞詞曰

非是在人知無不是為直榮辱在天守其不辱為適

直其躬而適其志不惟乃職惟其識而遺而延俾后之食

承議郎承文院正字權公墓碣銘并序

吾友李納言子時誌故正字權君儆洎其配宜人之壙屬翊聖刻其墓石曰無論年位孝敬之實中銘法也則徽惠而詒後躋之顚也其雖不習權君從子時熟君之誼賢於習君也者又讀子時所爲志慨然而曰椽而文惡可以贅爲惟君之父吉川公與吾先大夫同爲宋氏外裔少昵而晩益諗厥家訓素飭而得正字君爲子宜人爲子婦而志物之享備雍和之懿

洽焉奉引之節温凊之養幹蠱之能服勞之勤優於
古之孝子推以睦恤事季父舍人公如吉川公撫同
産猶手足接人取友務全終始世所稱高世之行在
君為疏節而吉川公嘗謂人曰吾家有曾氏子云此
可以稱焉宜人之為德壹於莊和得父母舅姑心終
日靜嘿閨門穆如也君字謦吾生以萬曆壬午得美
三十有四癸卯進士癸丑文科選補槐院權知正字
階承議郎宜人先君二年歿年歷三十一初葬廣州
廣明里葬十有七稔而吉川公逝卜地於仁川道章
里躋若蹟趾謀移窆吉川兆次用崇禎癸酉十一月

甲寅也貫安東肇氏於太師幸入本朝有陽村先生近翼平公擘者俱以勳封吉川公賁襲之名朌官刑曹判書已秩而叙祀曰頤為曽參判和為祖參賛贈也工曹判書尹公國馨君之外祖而冢宰李文簡公蹸光宜人之考也蹸蹟趾其三男而尹元㷔金挺坤韓後琦李明徵其四女之婿也俱有所出㓜不録納言名敏求宜人介帛云噫不可沒者善而能不沒蹸之為子職而予時於是乎亦為樂道人之善者遂不辭而銘銘曰

疇無子而有是子疇無婦而有是婦疇不銘而无娓

夫是銘

白川郡守宋公墓碣銘 并序

宣廟初元百度俱貞凡表章釐革之舉悉推祖宗之
心而行之尤謹於直枉昭幽於是持平宋公乃以
貞陵復位爲言　上雖不盡準而命封墓置守冢五
家此實數百年諱言者一朝顯請而開釋庶可以洩
神人之冤爲本朝盛德事而公猶爭之强竟以是去
職雖今再世世數當時儒碩公輒與焉而以不究其
用爲世道惜也公諱大立字士强號畏庵隆慶丁卯
中司馬試不復赴公車萬曆癸酉太學僉擧公授金

吾郎例轉庶司歷司評監察戶刑工三曹佐郎正郎栗谷李文成公秉銓薦公學行擢拜持平上章固辭既再授感激言事名論歸之為養出守白川遘疾投紱道卒于松京實癸未五月也年僅四十二初厝高陽見達山丙辰改卜南陽白鶴里窆焉其先籍瑞山遠有代序有諱自英啟畜判書四傳至高祖直之集學博士曾祖繼宗祖而碩顯信校尉考諱玉清洪道虞侯娶萬戶洪世信女豐山望族也公之配廣州李氏別坐琛之女賢有行食貧支德事姑至孝教孤稚有義方收一家一姪於兵戈饑莩中養于家而嫁娶

之宗黨儀之年八十一卒于天啓壬戌正月二十八
日祔公墓右育四男二女男浚業儒淵中樞府經歷
工古詩有長者行溟訓鍊院正泖不仕女適安源鄭
梓浚之出男百禧百祚百祺百祿女適宣傳官丁彥
球庶出男百祥淵之出男百初女適李瀰姜源與文
質次未笄溟之出男百裕女適李俊英邊寔庶出男
百禋泖之出男百禔內外曾孫多不錄公天質純粹
自知為學質業於思菴朴相國學益進平居築一室
扁曰愛日儼然危坐几案必整出入參謁家廟上堂
告面四禮一遵朱氏禮從官尚廉潔居家崇禮敬風

裁清峻與人寡合而一代髦士無不景附景受知於
牛溪栗谷两先生云經歷君從海濱策羸入城謁銘
於翊聖三往返而猶不舍曰必欲得子一言亦吾志
也翊聖拜而復曰公之德譽久而不衰古人所云自
能久也者柔待吾言雖然孝子之志也謹撫其家狀
序而銘之曰
圭組非貴胡耇非壽自有良貴其存者久以此易彼
天何薄厚雖其閟矣式茲培塿

同知敦寧府事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元禄字某其先光山人高祖諱禮蒙官工曹判

書　贈謚文敬公寔生成均館司藝性源寔生司饔
院奉事材文寔生司憲府監察綜即公考也妣某郡
某氏生公於嘉靖丙午五月六歲而孤晩治博士業
年三十三上庠又十年而捷明經科選入槐院例轉
郎署歷兵刑工三曹調江原道都事魚川察訪壬寅
入爲禮曹正郎屢拜正言獻納癸卯由司藝外授寧
海熙川三陟皆其歷也庚戌以通禮躋附禮成　特
賜緋癸丑守錦山及瓜用治最更予二朞丁巳當入
朝聞朝廷方有廢　母之論公乃屏居畿庄癸亥
改玉拜敦寧都正老不任職乙丑屆大耋　上施優

老之典加階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天啓丁卯八月初四日告終春秋八十有二卜某月某甲葬于某邑某鄉某坐之原公聘原州元氏生三男二女男長大成成均館典籍次大德刑曹參判次大器業儒工古文詞女長適僉知申光立次適承旨洪茂績内外孫曾若干人翊聖少從朝端竊瞯公樸素多質耆德長者也及稽參判公所為狀盖無溢辭云按公孫提哭父能變節長而事母盡其道出就學質業於楊蓬萊士彥南桐岡彥經之門其行己必欲以古人為師法性悅厚篤實外若訥呿内葆純明論學蹊徑洞然

無碍平生不事交游不求榮利中年置散未嘗幾微見色居官匪懈雖無赫赫聲去後有遺愛公於晚際與仲氏俱垂九袠康強無恙杖屨還往如少年鄉里擬之地仙令節壽辰子姪獻酧參判公斑白拖金便若孺兒世皆榮之屬纊之夕謂子弟曰吾今日將逝矣心自惺惺生順沒寧理固如此遂恬然而逝噫若公者可以謂之全歸者歟銘曰

養之以靜歸之以全有壽有祿子孫又賢我銘其石而貴其阡

刑曹參判金公墓碣銘 并序

崇禎十二年四月嘉義大夫刑曹叅判金公大德疾卒于家其孤益堅等卜吉于七月壬寅禮窆于衿川縣自敬鄉負亥之原踰年始次其系歷屬白石洪公茂績為狀問銘于翊聖翊聖於公少長雖差受知最深能誦公立朝本末而數三事皆所目擊而心儀之者以是銘公乏矣乃序之曰公為人忠信質直言語朓朓與人交絶無崖岸而遇事敢言發軔之初趨嚮已不苟光海在東宮聞公善草隷求之公不欲以技藝進竟不應其在史局當 穆陵季年朝廷有上尊號之舉廷臣靡然無異論公獨抗言於僚席曰吾輩

職秉筆書君相得失不可隨衆導諛以此得罪退居田園數載始叙復舊官又值光海戕害骨肉出位陳列請全恩入薇垣駁論追崇私親之失時光海政亂奸臣媒孽謀廢母后而猶憚夫天下之議義州府尹鄭遵誣稱　中朝廢黜先帝貴妃鄭氏殺福王以為証成之堦公適以千秋使赴京師光海命公探報實狀公以皇上崇奉鄭妃恩遇福王有踰先帝時據實馳聞語多諷諭凶計遂沮　改玉之後不能俯仰新貴間常賔散養病而時入前席忼慨論事言淚俱發在列動色南漢被圍一二臣力主出城承虜指縛送

諫官而金清陰諸人胥將不免公扼腕曰國可亡寧
有是事乃奮筆草疏辭語激烈觀者壯之 上亦為
之優荅禍端得寢焉盖公之村祖副學公綵實己卯
名賢其文學翰墨冠於一世世所稱自菴先生公生
七八歲已能屬文作字尤工走草人謂之神童而有
自菴之風云十四赴司馬試入格萬曆辛丑中進士
仍捷大科選為承文院正字旋薦藝文館檢閱序轉
至奉教陞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出為忠清道都事
癸丑拜兵曹正郎知製 教外補瑞山郡守以居官
積儲褒擢陞朝入拜戶曹參議甲子以扈從勞加階

嘉善授漢城府左尹丁卯又從 上幸江都未幾丁
憂廬墓盡制服闋除判決事左尹兼同知義禁府事
副摠管丁丑又論扈從之賞加一階俄還刑曹參判
得年六十有二公字得之自號蘇峯其世籍光州有
諱禮蒙官工曹判書諡文敬公累傳至村文司饔奉
事 贈承政院左承旨寔公曾祖祖諱綜監察 贈
吏曹參判考諱元祿同知敦寧府事妣貞夫人原州
元氏公出繼世父監察元祥後 贈吏曹判書配全
州李氏貞夫人公娶昌寧成氏監司大業之女儉而
服禮治家有常法先公十三年卒有二男一女男長

蓋堅次蓋重女適洪受河俱各有產育幼噫觀公之事君可以知其事親也觀公之交際可以知其友悌也平生好讀書至老不倦喜作詩置稿甚富藏于家

銘曰

謂公恂恂若不能辨辨所難辨通也謂公訥訥若不能言言所難言忠也而通而忠質有其文也過者式之此東方賢大夫之墳也

李新溪墓碣銘 并序

有明朝鮮國故新溪縣令 贈議政府領議政李公之墓在楊根治西將樹石以表之其嗣參議行健觀

察使行遠謁銘於余既諾而久未就觀察方按幾輔
屏干旄從下里訪余於淮上曰先人墓木拱矣顯刻
尚闕知先人而能言之者惟公在敢申前請且曰先
人履行公所自諗匪假辭之一二而先人疾革強起
手書昭烈無以善少而不為惡少而為之之語付行
遠而勉之行遠識不肖不敢忘焉遂泣數行下余蹶
然而作謝不敏曰余於先公不惟堂從之懿師視而
謹事之者四十年所公亦不以余幼無似引而進之
一日酒間握手而睨謂曰吾死而銘之者非若也耶
其言似戲而實有感於去來之迹余竊識之今治墓

石責余以相其役是矣而思言之不足為公重也則出之未敢以輕以林宗贄財度不過曰澄不清撓不濁已則論人事功易狀人德行難余不侵述先公事所以出之不得以輕也宜舉其大而細之遺也公年十三而孤執喪如成人顏色聲容之戚能感動人人謂必能世其家入而奉孀母色亡違出而事諸父如嚴君退與稚弟讀書餘竹處則同室出則並轡丰彩相映世稱聯璧季父潛窩公年與公齊仲父志范公提而誨之俾合志守約俱有所樹立而公之天資甚高為孩兒時與同隊嬉戲隱身於深樹中父母索之

急從樹中聞恚怒聲輙惕悟曰此亦貽父母憂也自是以順父母志為心白首無改推是心而事長居醜一於正誼不拘拘於繩尺本末中度和而有制窮而弗隕家雖貧對妻孥未嘗作契活語致養享先竭力而亡憾制行之篤老而不衰志范公奉使出疆卒於旅館公兄弟扶櫬返葬服衰茹慘纍若艱棘君子難之辛丑捷司馬游太學時士論携貳彼是相訾謷而公能推誠任真不寘畦畛士曰益進悉一時名勝入公門者如飲醇醪醺然沾灌無不各饜其意中更當故顛沛窘阨而叩其中則熙熙有餘樂矣性喜酒遇

會心人飲終日不亂至空無時清坐相看俗物不敢
干也晚而自號勿剛齋以寓意焉初李相國廷龜秉
銓薦授金吾郎轉内贍寺直長遭癸丑之難坐廢十
年癸亥　改玉復敘爲户曹佐郎出宰新溪縣爲親
屈也其明年病卒于官天啓甲子某月某甲也春秋
五十有四以是歲某月某甲克葬焉在官未朞月而
縣泯思而碑之公諱重基字子威其先全義人高麗
太師棹之後入本朝孝靖公貞幹善養百歲母　英
廟褒嘉之授中樞院使累傳至諱濟臣咸鏡北道節
度使　贈領議政有大名於　穆陵朝世所稱清江

先生寔生諱春俊公考也有文行不幸蚤夭承文正
字　贈都承旨其房志范公壽俊永興府使孝義聞
潛窩公命俊兵曹參判清直顯公以布衣負公輔望
鬷美祉吉世數名家必歸之李氏云妣曰淑夫人光
山金氏監役益輝之女判書鎧之孫娶佐郎豐川任
穡之女閑婦則通大義佐公為德門冢儀之封貞敬
夫人與公同年生後公幾年而逝用某年某月窆從
公兆育二男二女男長參議次觀察使皆以儒科進
歷敭省部秩躋卿佐女長適鄭湧次適縣監許博參
議有二男萬雄萬鍾觀察有二男二女幼鄭湧之出

曰時成時昌進士餘幼許博之出子女俱幼以公之
德之器不少需于世其將蓄而發之于后而未命之
昌尨乏以徵其餘慶於無涯也夫銘曰
山高川深孰識其德寧與䰟朽可泐非石

敦寧都正沈公暨淑夫人宋氏合葬墓碣銘并序

始興之東廣輪揜坎即有明朝鮮國忠臣通政大夫
敦寧府都正沈公誢暨配烈女淑夫人宋氏同封
之墓也墓成明年爲崇禎十一載戊寅春公房判書
公諱自爲狀且治牲石使殯錫之奉公祀者朴長遠
謁銘于翊聖翊聖起拜以受愾然而曰丙子之亂亡

論棄義倫生失君臣父子夫婦𨰤蹄能死而不隕其
聲亦亡如公若夫人從容殉節則其所講非苟焉已
耳況吾東方禮義之稱賴是而有辭於天下後世則
銘其可已按狀公字士和青松人有諱德符位都將
相封青城伯啓慶壽后世爲褒紀高祖順門議政府
舍人曾祖達源左通禮　贈吏曹參判祖鎰繕工監
僉正　贈左賛成考諱友正驪州牧使　贈吏曹判
書娶牧使安汝敬之女以隆慶戊辰生公幼有美質
長益祥順家庭之間夔夔奉引一於無違才優程文
屢發解李氏先捷公喜曰斯已悅親吾可以已時年

始壯人甚難之試爲吏仕自厚陵叅奉例轉庠司宰
歙谷有遺愛佐咸興報殊績超階陞朝復歷沃川豐
德鐵原所莅著績判書公自秋官爲養出爲安邊公
除淮陽兩府只隔一嶺還往有煒人稱孝理及遭諱
秉制老而克篤世皆儀之晚授敦府公已宿瘵從
宗社入江都自矢捐軀之志受敵之日先埋家廟木
主於屏處手寫遺疏整冠帶北向四拜遂自決 上
迴鑾見公遺疏教曰國家於沈覗無深恩厚澤而臨
亂死節先於重臣若非大賢何以至此其妻宋氏同
死之節亦甚可嘉并旌門錄用子孫以表忠烈夫人

礪良世家領議政軼之孫牧使寧之女叅賛夷簡申
公諱瑛之外孫純德令儀叶于尊章又能通女誡辨
利義舅氏嘗稱其必爲節婦云遘變之初公以意諭
之夫人乃舉從容堂事而答之公大愉及難果盥沃
易服偕公就義如赴樂地寇退始克窆是年三月十
日也公無嗣有兩女長適承旨洪憲次適直長朴烜
皆有所育而長遠即烜之出也承文院正字公事親
盡其道友于盡其情居官盡其力臨亂盡其節古人
所謂吾必謂之學矣者耶吁可敬也銘曰
是伉是儼而烈而忠競爽宇宙日月我東辭欲無溢

刻示弗窮

嘉善大夫漢城府左尹韓公墓碣銘 并序

余之被驅入瀋也亨甫以延安守出候金郊驛越竟發使存藉甚勤到松都亨甫之訃忽至余與亨甫十年共難死生不渝有兄弟之誼而銀鐺拘鎖不能作人事從野次望傳舍一慟而去間關異域易歲而返則亨甫之柩尚在西郊將就其地而葬之余扶病馳往始乃操文以誄拊柩而哭退而視其廬孤嫠單子視其壙壤土疎淺踴躇惻楚不忍遽去也夫人賢且智與其嗣孫謀改卜得善兆於安山仇井里先塋之

右麓負甲之原以癸未四月十六日窆焉禮也仍屬銘於余余知亨甫之為人平生不為飾情近名之行余惡敢以溢辭為也亨甫生於禮法家益服庭訓從伯父久菴公受學刻意澡勵病不能卒業而能盡子弟職所與游多名勝雅又樂易任真不設邊幅畦畛遇客輒設酒款洽一洗世俗態色中更隆替頗見其操履典民社政尚寬簡恥為干譽君子多之丙丁之難遭家憸禍仍絶嗣續哀迫踊咷遂成羸瘵奄忽旅店吁其悲矣亨甫名會一亨甫其字國舅西平府院君文翼韓公諱浚謙之冢子　仁烈王后之兄也母

檜山府夫人黃氏 贈判書璣之女系籍在西平公
碑誌中初補四山監役例陞引儀兼叅軍用才諝歷
宰咸悅高陽江西利川南陽富平驪州楊根林川延
安凡十邑後先內授宗親府典簿軍器寺僉正敦寧
府都正兼內乘同知敦寧府中樞府兼副摠管漢城
府左尹甲子從駕勞陞朝丁丑入衛山城功錫卿秩
以萬曆庚辰降塲於壬午淂年六十有三此其始終
也娶判書李誠中之女育以成生負以明學生男也
侍直申翊隆叅奉鄭何士人睦履善女壻也申翊隆
二男一女男曰昮曰晟女適李慣鄭何四男二女曰

羽祥曰鱗祥曰德祥曰甲祥女幼睦嬴善生一男一
女幼噫以成以明有才行不幸俱無子而夭以族姪
斗相後以成後相後以明斗相實承亨甫之重而徵
余銘者也銘曰

而能克家而不能傳家者吁其天也而不可問者天
而可知者人式此銘旃

碑銘

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燕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謚懿愍金公神道碑銘
幷序代家君作

我 聖上踐阼之初載六月己卯 上御經筵進臣
欽若曰 王大妃殿下以國舅延興府院君神道之
碑命大提學銘之卿勗哉臣起拜稽首辭不獲退越
二日辛巳 上降行狀而申命之惟時臣聞 命悸
恐竊惟 聖上撥亂反正克奠神人 母后復位倫
彝攸叙孝順之德優於大舜而又克欽遵 王大妃
懿旨命臣顯刻其上慰 母后之心下伸覆盆之寃
可謂至矣賊臣爾瞻在 宣廟朝以郎署小臣有黨
以亂政之漸 宣廟斥之九年不叙爾瞻讐視 君
父而欲反之者非一朝一夕矣萬曆丁未 宣廟大

漸爾瞻陰與鄭仁弘謀搆柳永慶將有史彌遠之計
使仁弘上章恣行離間　宣廟察其奸竄仁弘爾瞻
戊申　宣廟棄群臣爾瞻遂柄國誅永慶又殺臨海
君肆連起大獄屠戮宗室薦紳欲及永昌大君鍛鍊
傅致交許百狀會盜有殺人分貸者有司捕治爾瞻
嗾人誘以追刑封勳之說揑誣上變上侵　母后迺
定廢黜之議使其徒李偉卿鄭造尹訒倡於朝野大
行夷戮先賜延興府院君死遷永昌大君江華偪殺
之盡逐　先朝舊臣國虛無人爾瞻益無忌諱心丙
辰發延興之藏肆諸市錮夫人于耽羅榜之以棘又

使許籍金閭繼踵煽亂驅使廷臣合辭請廢終至貶
削戮紀滅常環東土三千里殆淪於縱目之域吁亦
慘矣天睠我東邦運中興　聖上以天啓三年三月
壬寅伐罪弔民祗謁　王大妃于慶運宮翌日甲辰
即位大赦與國内更始爾瞻仁弘若造若詡若偉卿
長房伏誅　上親告廟社存者復位死者　贈恤於
是教吏曹以國舅金悌男爲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
府事延興府院君夫人盧氏爲光山府夫人遣中使
承旨禮官迎置京第改窆　公以禮官庀之嗚呼傷哉
公字恭彦延安府人肇姓於新羅其先有以直諫謫

豉塩城豉塩後改延安子孫仍籍之有諱暹漢事高
麗四門博士歷四代至濤游於牧隱之門有文章節
行號蘿葍山人恭愍王書大字以錫之登元朝制科
宣授東昌府丘縣丞東還陞密直提學坐非辜以殞
士論哀之是生自知開城留後謚文靖公文靖生俊
内資寺尹　贈左賛成賛成生友臣知中樞府事謚
胡簡公　贈領議政議政生銓領議政謚忠貞公以
清白聞於公爲曾大父祖諱安道官縣令　贈左賛
成考諱禔司正　贈領議政娶再室俱封貞敬夫人
两世推恩皆用公貴公即後夫人權氏出也公生於

嘉靖壬戌資稟端諒幼而穎脫既長就學精思審問自持恭嘿而論議不撓乙酉中司馬甲午選授義禁府都事俄陞工曹佐郎丙申除漣川縣監時丁寇難所在擾攘而漣尤瘠公單心撫治遘棘刃解吏民趨令丁酉捷巍科以病乞解民守牙門留之方伯詢民情不聽公去庚子竟褫歸辛丑拜司諫院正言陟獻納移司憲府持平薦入為吏曹佐郎壬寅　中宮虛位　宣廟聘公第二女用故超敦寧都正秋冊　王妃封公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公日加祇畏自收以畀數月之間鬚髮盡白既誕公主大君門戶日盛

公安於素履以后戚之家不可干朝政逡巡退讓其所交遊亦畫門墻不復進公唯與族黨昆季衎衎相樂清談小酌淡如也親戚欲藉公重為官公頗裁之或望其不售者公輒曰我之爵祿實國家恩澤祖先積德諸族皆昭穆之裔豈不欲共享尊榮但觀前世貴戚妄官不肖子旁敗類者影吾不敢不慎聞者多之公克體家世氷蘖之業所蒞官司例分羨餘雖不對衆顯辭必徐付守吏反之公庫家人戲謂公曰獨不為子孫計耶公曰祿俸　上賜之外何可苟取況公家庫藏乎尺寸不可私也公少孤未三歲祖母姜

鞠之公事之如母敬順亡違十四姜搢世公服喪以
制祀奠禔躬母夫人疾病日夜不解帶必嘗藥而進
祈禳禱祠莫不以誠哀毁踰制杖而後起卻菜果塩
醬廬墓三年雖在避兵中一不廢祭每遇諱日入月
不御酒肉宴樂已貴孺慕彌篤先祖之祭族人貧不
能辦者輒行之友于兄弟衣食與共姊嘗病革公驚
慌奔救至折趾流血猶不覺子弟見公侍疾終夜請
代之公曰吾與姊俱老欲長侍姊豈可得乎甥姪之
無依者撫猶己出尸其嫁娶得一佳味念兄妹不忍
獨飽家人承公之志雖小必分祿入徧賙窮族如遇

朋友之喪匍匐救之嘗戒諸子曰凡驕侈之心莫不由富貴而致之處崇如處庳服華如服緇愼無以富貴而驕人平生好衣大布衣酒色聲伎玩好狗馬一無留心車騎垣屋亦苟完而已搆一堂獨處其中左右圖史庭列花竹逍遙自適也夫人光州大姓某之女有純德婉儀閨梱之內穆如也積慶種德祥開于邦誕我　王大妃母儀一國公長子琜淸州牧使次珪成均進士次瑄俱株纍癸丑之獄殞于獄中長女適縣監沈挺世先歿　王大妃育貞明公主永昌大君牧使娶郡守鄭默女生二男三女男曰周六曰周

七女適金光爍次適崔汝良次未字進士娶達城尉徐景霄女生一男縣監生一男一女男曰榴女適白卯一內外曾孫男女若干人并幼公之不淑在癸丑六月一日得年五十有二公先已下獄是日囚服騎馬就城西十字街遇害臨死神色不變從容謂金吾郎曰 皇天在上實鑑此心觀者歔欷暗傷途為之枳有一人衆中嘖嘖曰嗟殺無辜賊臣聞即捕殺之家人收葬公於某邑某原至是用某甲還厝于某原噫若公者可謂能處富貴亦處禍難哉富貴之於公非幸而乃顧終陷機辟者世運之不幸歟古人云天

道十年而復乏徵于公矣謹綴以銘曰
嗟天降割世運中否彝傷倫絶　宗社如燬賊隷蘖
牙約佹柱迫同氣旣戕　母儀斯易公時國舅迺羅
于罟禍延一邦民怨天怒理固不僭剝盡則復　聖
作物覩三綱再續　王若曰咨予心是盡鑿眷我公
錫祭貤爵愍兹幽冤隱卒其殷奉引長樂如舜如文
咲哀東土昔戮今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王若曰
咨爾其銘公公行當銘螭首其豐伊公之伸　王德之
仁臣拜稽首以貢公窀

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金公神道碑銘并序

代家君作

恭惟我 聖上撥亂反正靈承丕畜克奠神天於是弔死問生昭幽直枉輿寓内更始．教吏曹復故臣金晬官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其孤信立氏持家狀泣而請曰先君子之廢削以歿迨十年所而墓地荒矣不肖孤幸無斃於覆盆之下得覩恩施泉壤位秩如故猶懼夫先君子之懿久而益墜無以藉手見先君子於地下既具麗牲之石敢徵子文之而禍當流離譜牒漏失不能舉其槩則亦惟子述生平識知而景之欽嘗從里閈獲知於公雅矣其惡敢辭無

何信立氏逝而信立氏之子祴扶衰申請欽迺慨然
於代序遂據其狀序之曰安東之金遡疏源派爲我
東閥閱叙公所系嘗者高祖淵演掌樂院正 贈吏
曹參判曾祖希壽司憲府大司憲祖魯僉知中樞府
事 贈吏曹判書大憲僉樞俱以文行顯筆法嗣孍
世稱義獻考諱弘度司宰監正 贈領議政用公貴
也議政公以名高忤權貴卒于此釁人惜其短而卜
其後公果以萬曆癸酉中謁 聖文科第三名未隸
館選而薦授藝文館檢閱其明年授弘文館正字著
作還翰院爲奉教陞司憲府監察調户曹兵曹俱佐

郎拜正言遆為騎省知文館修撰己卯秋以書狀官
賀至叙承文院校檢庚辰春還朝晋司憲府持平成
均館直講夏拜修撰校理　宣廟命公改修十九史
畧添入注断其跋文行于世壬午由獻納入銓曹為
佐郎癸未正郎以繡衣撫關西甲申公在邉障病欿
宣廟下教曰金某可惜之人　特送醫藥救療盖
異數也秋移議政府檢詳舍人應教典翰奉　命撫
西路路拜直提學丙戌陞承旨序陞至右丁亥秋
特加嘉善階平安道觀察使以事免未幾　特叙為
慶尚道觀察使考滿命仍任庚寅手批拜公知文館

副提學徵還俄遷大司憲兵曹參判秋超授本曹判
書公乞解移刑曹　特授副提學辛卯夏出為慶尚
道觀察使見擠於時議也公甫涖衆而倭大入難生
所忽師徒屢潰公亦左次褫歸判漢城知中樞癸巳
用勞陞正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戶曹判書兼　世
子右賓客知　經筵事乙未辭知中樞丙申復拜戶
曹兼帶猶前加知春秋館事戊戌病就樞府庚子戶
曹判書壬寅以樞府帶都摠管尋改刑曹判書冬授
右參贊癸卯春陞崇政大夫判中樞兼京畿觀察使
甲辰以遞為樞府移判敦寧府丁未戶曹判書戊申

加階崇祿大夫己酉充 詔使館伴庚戌判義禁府事辛亥加階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壬子晋領中樞未拜有故相就西樞者領之公仍判府癸丑公之孫秘爲賊所誣引死於獄臺諫論劾公藏時公已病健忘廢處數年遂卒乙卯八月十七日也是年十月某甲葬于衿川樊堂里艮坐之原從先兆也公字子昂號夢村生於丁未六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九歲夫人成氏廣興守好問之女有淑德克內相先公幾年歿葬同公室年幾歲生四男二女側室男一人男長敬立户曹佐郎義立學生信立司憲府監察

贈承旨其次殤恭山側出也女長適校理朴麓其次
夭敬立娶主簿姜允緒女生一男一女男曰礽女適
都事尹瓛義立娶縣令沈友成女生一男一女男夭
女適縣監柳汝惺信立娶判官李迺女生二男一女
男長稂無後次祴娶　贈直提學趙守寅女朴麓生
二男一女男俱夭女適同知李灝尹瓛生三男二女
男昌姿餘幼柳汝惺生四男二女男珎璘餘幼祴生
二男一女皆幼李灝生四男二女男聖敏餘幼公早
喪怙特鞠于外家纔齔自知讀書十三從師友遊頴
悟絶倫能綴文賦稍壯志學不倦弱冠上庠處醜以

正士咸敬服襌褐登朝蔚有聲望久侍經幄奏對精確動止有常獻替弼多不妄言諤隨以繩墨自律秉心忠亮濟以清儉能結主知致位上卿而門無私謁庫無遺儲唯勤於職事早往晏罷不避風雨公退却掃一室泊如也公之判度支也當壬辰大亂之後八路丘墟人相殺食 天朝文武將吏擁十萬衆來住境上與賊對壘皆以軍興法督餉公日夜在公握筭調度拮据萬方軍前之需得無少缺數十年來數掌計者推公為第一云辛卯洪汝諄設畧穽將驅士流而辟焉欲引公為重造公門者數而公竟不應由是

公亦不得安於朝焉君子多之白沙李公恒福去相
在田間聞公卒嘆曰國之藎臣亡矣噫欽能列公履
行而不敢以毫髮容飾以諛墓中所以知公也夫銘
曰
藹乎名德昭而不章穮蔉而栗公迺其昌質儒服勤
蓋普厥施出以爲用入以爲儀曉際于屯公焉不省
歸之以全己動而靜或削或復于公損益吉凶相禪
孜世之德銘旃無怍其辭也直

奉憲大夫礪城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

謚文端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礪城君頤庵宋公之曾孫刑部郎熙業持先達朴參判民獻所為誌文若礪良氏族之譜謁余曰先曾大父爵位法應樹碑況其學問文章筆法矜式當世而眛眛蔑顯刻垂五十年則非敢惰棄先懿實坐喪亂蓄故先大夫齎志以歿責在後死惟世能言先大父名行宜無如子者敢再拜以請不佞蹶然作曰銘人固難銘賢者為尤難且非其任也刑部君禮愈恭而辭愈切輒稱其先志勉以世好辭不獲則謹据朴公之誌參以聞於長德者而敘之曰礪良之宋肇自高麗樞密副使惟翊其後遂大貞烈公松禮良懿公玢

靖嘉公瑞俱著勲烈仍三世相國歷五代有諱恭孫
訓鍊都正　贈領議政礪良府院君即公曾祖也祖
曰軼領議政礪原府院君謚爾靖公考曰之翰　贈
户曹判書礪良君聘宜春南氏以正德丁丑七月丁
亥生公公諱寅字明仲自號頤庵十歲尚　中廟第
三女貞順翁主封礪城尉弱冠應製魁廷臣進一階
録原從功又進一階班列正卿提調司饔院掌亨
詔使克辦　明廟特進階以寵之襲礪原勲封君遂
管儀賓忠勲两府事兼管尚方以都摠管統禁旅者
累迎慰皇華于安州黄州文苑之選也甲申七月丁

家病卒于壽進坊第春秋六十有八用乙酉二月己
未禮窆于楊州蘇羅山抱巳原翁主與公同年生而
先公三年捐館舍葬虛其右至是同封焉翁主以善
事舅姑聞有一男惟毅敦寧府奉事娶左贊成鄭大
年女生二男曰圻文科僉知 贈判書曰塚縣監判
書有二男四女男長即刑部君次榮業察訪女長僉
正李幼清次叅判鄭廣成次僉正柳舶次士人尹善
言察訪無後公有庶出子二人惟純護軍惟良奉事
內外嫡庶孫曾若干人公天資明敏儀表端凝嗜學
如飢渴明經講禮以古人自期在家庭柔聲惋容便

若孺兒執喪踰制幾於滅性事繼母至孝母亦不知其非己出也祭祀必致其嚴而如在焉推以友睦周急䘏難出於至誠窮閻僻巷必枉駕而訪之自持謙恭好賢樂士與人交不問貴賤結以信義有一善一長激賞奬進士以此多歸之平居操履安重動止規矩雖服用之微雅慕華制冠帶出門里閭瞻敬性喜山水杖屨耽討盡域中四方之勝搆亭于漢濵畜名琴歌引騷人墨客觴詠漁釣翛然有出塵之想當世儒碩如退陶南冥東洲北窓栗谷牛溪諸先生咸敬重之質經疑衷禮意多所發明盧蘇齋欲以宗伯文

衡委重於公竟格於例而寢之　宣廟深加尊禮多
所諮訪賜賚遇宊　上欲令有司營造公力辭　嘉
公之志只錫其費病而醫問交道　輸賵治窆咸踰
常等至崇禎壬申易名文端君子稱其美而不溢云
公為詩文不煩繩削自合法度有悠然之趣闇然之
光書放吳興而尨工端楷山陵之誌宮殿之額以至
士夫碑碣之刻皆歸於公所著亡於兵頥庵集僅一
卷行於世噫公從場屋售一藝而進無論顯庸其澤
施何所不及拘拘於戚畹之列志業不少概見然當
昌大熙洽之會享以貴富而歿而論義不衷與嚮者

諸先生並稱於世其奚論乎庸與施也銘曰

靖陵中興挽俗厖士程以吉式是邦而遴而儀俾釐

降析崇畀牧問豧章詩書禮讓履以詳厥有盛事闢

奥堂金石不泐鉤索逸聚而罔費志即康惟稽於理

胡筂筂猶岸不枯水成方于三淂二亦自煌而久以

徵聲流長而怍于辭哲人藏

霽月堂敬軒大師碑銘并序

我東之有佛法昉於羅而盛於麗入本朝文教休明

稍闢而絀之而宗風不泯祖派相禪至清虛堂休靜

大師受法於靈觀實紹中國臨濟之統也八方以丘

奔走聽講會上恒數十百人久之其弟子之行滿德
充者各自分門受徒而有敬軒者以戒律禪解尤著
於山門而法臘最久其示寂也多靈異之跡其門人
道一曇元等精心虔禱涉旬匪懈後先得舍利珠五
粒分厝于寶蓋山之深源寺金剛山之表訓寺支提
山之天冠寺大海山之妙喜庵並建石鐘以安之道
一葦記軒公事行丐銘於余凡再往返而始屬筆為
敘曰敬軒法名蹄虛閑居士署其居曰霽月堂俗姓
曹氏湖南人母李夢一梵僧覺而有娠以嘉靖甲辰
正月十四日生骨法奇秀性靈脫凡在孩提作佛事

為戲嬉十歲失怙恃十五入天冠山從玉珠禪師祝髮遍讀子史通古今事物之理喟然歎曰此世法也非出世法也亟謁圓哲大師尋參玄雲中德涉盡群經淹貫三藏之教又從熙悦劄斷疑網萬曆丙子策杖赴西山道場聞西來密旨言下大悟無有滯碍戊寅投金剛內院洞塞光內觀却飲啗株坐者逾年廓然有所得自是人有叩者以都序節要决擇之禪要書狀參證之操縱在握變通在機入門者莫不歷往而實歸焉壬辰之亂清虛募僧徒倡義殲賊　宣廟授沙門左營將師暫詣軍門遽辭去　宣廟高其節

特拜判禪教兩宗事師讓而不受曰萬里長江水惡名洗不去遂晦迹韜光深居不出學者雲集師乃遯遁或之楓嶽或之五臺或之雉嶽或之寶蓋景喜楓嶽搆庵于隱仙洞結七夏癸亥春忽欲出山有止之者書一絶示之曰好在金剛山長青不起雲箪瓢宜早去風雪夜應紛移錫于五臺其後師言果驗崇禎壬申自雉嶽輿還寶蓋曰此有緣之山也未幾微感示勸門人強請留偈輒麾曰泥牛入海杳茫然了達三生一大緣何事更生煩惱念也來齋閣乞陳篇脩然而化癸酉臘月二十六日也是夜祥光燭天彬枯

變白灑骨之夕暴風拔樹電雹交轟飛禽墮落走獸
悲吼與會者無不摧驚嘆慕以為稀有之異事云余
昔東遊與法堅應祥彥機性淨諸禪宿論近世老德
皆以軒公為宗南僧覺性太能亦極推伏一國空門
之論蓋無間然矣噫若師者生於羅麗必不免國師
王師之稱夸耀於一時而乃遭右文之世逃身於荒
寂之境能成其道遂使其徒誦義不衰與夸耀一時
者論其失得亦有辨矣銘曰

而睽於人而合於天而恒而行萬古常鮮

吏曹判書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余觀　先朝舊臣當昏穢之日不被其蘿獮則胥不免於脂韋而能侃然自靖不隕其志節庶幾於哲軌改玉之初勲貴滿朝氣勢頡頏周章其間不能無伸屈而能超然自拔獨見其操秉允蹈乎休範者惟吾師判書李公一人而已噫公狀貌不能踰中人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常闔户静坐凝塵滿室湛湛若古井而遇事輒奮見義勇趨至於榮辱夷險取舍素定雖賁育有所不能奪焉則蓋其養之專而發之果也公生而頴異異凡兒莊重喜讀書爲長德所賞識稍壯善程文籍籍塲屋間乙未捷詞科選補槐院俄

出為平安道兵馬評事越三年擢司諫院正言歷侍
講院司書司憲府持平薦授弘文館修撰校理知製
敎 宣廟方講易聖學高明老師宿儒不敢贊一辭
而公每進講音吐清暢講說精當 上亦為之傾聽
會嶺南儒士疏斥成牛溪渾醜正之徒傅會其說乘
時逞憾追論牛溪奪爵名黃都憲愼辨其誣甚晰亦
坐削黜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閔有慶等繼起而力
爭之公在玉堂上劄明其是非遂大忤時議出為咸
鏡道都事久之拜持平臺官舉前事劾之並論注擬
之誤為判書者曾按北路與公同事雅服公操履至

是曰絨辭盛稱公以辨之甲辰除寧邉判官時制閫
者恃奥援彌虎而翼雖嚴憚公頗自戢而公遂引疾
而歸丙午又出為銀溪察訪按廉置公下考盖公在
臺端欲論奇自獻事未遂而語先泄公之後先挫閼
實以是故也光海初服錮臨海于喬桐公為縣監賊
臣爾瞻於公為姻屬也諷以潛除禍根之意公怒而
不應輙紡以不謹圍守逮公于理事將不測會遇赦
得釋己酉叙授修撰正言持平大司憲金功掌令朴
思齊論執追崇私親之非被譴外補公以獻納獨啓
爭之俄有祔廟之命公同兩司合辭論之禮官亦據

禮力爭事遂中寢辛亥鄭仁弘陳疏譏詆退溪晦齋
兩先生語甚不遜太學生削仁弘儒籍光海震怒將
置諸儒于重典公在玉堂與諸僚上劄救解不得請
則求外補銓地以公曾為本曹郎薦不許白沙李相
國知公意薦授瑞興府使壬子金直哉之獄詭中申
慄之螫竟坐不捕賊罷歸久之歷司藝掌令預修
宣廟實錄癸丑丁外艱乙卯又丁內憂外除仍處鄉
曲數年不起己未始就軍資監正俄轉太常辛酉例
陞通政階為分兵曹參議充檳使先是使臣多济浚
人視朝天為死地皆以賂免屢易而及公公怡然無

幾微色治行戒程先海嘉獎陞秩刑曹參判以送癸
亥夏竣事而回　聖上已反正徵名耆喆路拜公司
諫院大司諫又拜司憲府大司憲甲子録　扈從勞
陞嘉義階歷兵户禮三曹參判漢城府左右尹副摠
管屢拜大司諫大司憲吏曹參判丁卯　扈駕入江
都兼締備局遞爲大司成陪　聖廟位版先還京都
戊辰出按關東瓜滿拜刑曹參判轉副提學都承旨
前後兼帶同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壬申　仁
穆王后陵役完公以提調賞加資憲階歷都摠管知
義禁府事漢城府判尹大司憲銓曹以玉堂長官宣

用重望啓請罷格除公副提學前是膺是數者唯柳眉巖希春等數公云還禮曹判書丙子拜大司憲以事自劾免出寓楊州村舍冬十二月淸兵猝至都下崩潰公聞變入城則　大駕已幸南漢虜騎充斥公由山谷到楊根號哭於南漢相望之地招集避亂士夫結爲義旅傳檄遠近諭以大義應募者數百屯龍門山或有勸公移軍僻處以避賊鋒者公泣謂曰固知孤軍在此無異以肉投虎誠不忍退縮爲自便留也未幾虜果以輕騎来襲追至於砥平之境麾下士梁應治等放砲却賊俄聞乘輿旋軫即奔問　闕下

臺官論宰臣之在一日程不為 危從者罷之有司不察混録公于其中公無所栖托轉往湖東止於歙谷縣誅茅湖曲為終焉之計頃之筵臣白公情迹

上即命叙用拜刑曹判書陳疏待罪仍不起秋以吏曹判書徵公詣都門外再上章乞免且陳含輕趨重之嫌被 上優批出就職戊寅春病移禮曹兼藝文館提學 世子左賓客庚辰春又拜吏曹冬十月清將龍骨大等率輕騎數百奄到灣上急招領相吏判都承旨諸官恐喝賚持烈如雷火公兼程疾馳七日赴義州猶責以違限蓋以公次子徽祚曾質瀋陽有

嫌難尤加侵暴公處之晏如不動毫髮彼亦知其不
可以威訹稍加禮敬焉辛巳公掌禮會光海訃至公
啓請自内舉哀百官變服之節蓋出於從厚之意而
一二人攻之甚力公避言於郊外上疏陳辨慶下
溫旨拜西樞猶巡邊不出壬午十月清使龍骨大挾
世子駐鳳凰城招宰執公亦在遣中入鳳凰城置對
留義州者一月得釋還而積欲頓撼到安州始示倦
易簀於平壤旅舍實是年十二月十二日也春秋七
十卒之日起居之節無異平日顔色不亂終不言及
家事訃聞輟朝二日弔祭如例 特命沿途護喪異

數也以癸未二月十九日葬于長湍府先塋瑞谷里
家坐之原葬既踰年其孫松齡持家牒若益寧洪相
國所撰狀以其父參判公之命來請曰神道之石已
具頤有述也辭不獲則遂爲之述曰勝國之李韓山
有李穀者始以文學起家官至贊成事號稼亭諡曰
文孝公其嗣穡仕侍中封韓山伯世所稱牧隱先生
其父子制科元朝名振天下牧隱當大革之際終始
一節以是韓山之李爲氏族之望屢轉至大司諫允
蕃於公爲高祖曾祖諱貴枝豐儲倉直長祖諱希伯
司宰監正贈吏曹參判考諱大秀仕官至郡守贈議

政府左賛成妣南陽洪氏贈貞敬夫人觀察使叙疇
之孫將仕郎磧之女以萬曆癸酉四月初六日乙卯
生公公諱顯英字重卿娶晋州柳氏高麗上將軍諱
珽之後判決事思規之女賢有婦徳後公二年而生
先公二十二年而卒以公貴追封貞夫人有二男二
女男長曰基祚吏曹叅判次曰徽祚縣監女適察訪
黄沔次適叅奉洪重普側出二女長適主簿金安道
次適皡人李海岳叅判有四男七女男曰松齡監役
次曰星齡餘幼女長適士人洪處靖次適沈若漢次
適金弘振次適申汝拭餘幼徽祚有五男四女男曰

奎齡餘幼黄沔有二男二女男震耆泰耆女適士人李相久次適楊汝纉洪重普有二男二女幼松齡有一男奎齡有一女皆幼叅判曽叅從勲用例贈議政府領議政太常議謚謚曰忠貞美而不溢公資禀甚高自然近道孝友節儉根於天賦至誠婉篤老而匪懈餙躬簡潔不改布素平居常對古聖賢書嘿自收功一於静專不假修為動中禮則至其晩年彌謹於進退之節事有不合則必奉身而退一時君父之喜怒權貴之好惡未嘗詭隨雖霆轟擊排之際不動聲色從容温克裁之以理而已再長天官銓注之公近

世無以干謁自屏門庭如水屢蹬枚卜而竟不大拜人咸惜之噫余小子毀齔之年執業於公門而墮棄無成至今髮種種矣烏足以知公而述公哉第聞公少時受學於白沙李相國亦嘗叩質於吾先文貞公相國嘗稱其質美操確後必大鳴於世吾先君雅重之折輩行以進之李大諫命俊於人寡許可而於公深自遜挹以爲不可及遂爲知己友先進之推重公蓋如此云遂綴以銘銘曰

稼牧勃興冠冕海東厥傳以九惟冢宰公牧老留真公實似之豈惟形肖惟德之義夷險著節不失祖武

其代也今其人也古山高川媚萬世之藏有欲攷信
視此銘章

樂全堂集卷之十二

樂全堂集卷之十三

行狀

亡室貞淑翁主行狀

翁主 宣祖昭敬大王之第三女也母曰仁嬪金氏司憲府監察漢佑之女以萬曆丁亥三月甲辰生于昌慶宮之養和堂生而有美質 宣廟眷愛特甚纔離姆懷衣以雄服挈致外閤稍長親授小學書又從宮人受十九史畧畧通往古興亡人物是非而不欲以文字為工也九歲受封 賜號貞淑已亥歸于翊聖合巹禮成 宣廟念其年幼 命還宮中辛丑始

命出閤時年十五能操家秉細大不遺內外修飭截然有序裁度周詳動咸中窾未嘗以家事累翊聖也孝友儉勤在嬪側無違色處兄弟無違言事吾父母一於至誠妯娌之間和氣藹然推而及於中表堂從之親親屬亦忘其貴也癸丑變作家大人就理從大夫人席地號哭不食者數日洎親家歸田主以單舸往省輒留數旬不忍去大人尋被竄配春川峽中荒僻炊爨不繼主日夜調度贍以米鹽得一味之珍必篋而送之久而力屈鬻其簪珥以給之親家之在纍也主奉家廟之祀豆籩之供褆躬不假曰大人不得

祭吾當竭力而已矣戊午伯姊朴氏歸省父母于春川到加平村疾作不救是時翊聖方在親側朴氏家故貧喪又出於旅店無以爲歛主輟其衣衾且具襲歛祭奠之需發奴丁十數人以扶之賴此成喪大夫人之喪盡哀盡禮三更輟燧如一日焉季妹未婚而大夫人棄世主撫之猶己出資而嫁之其歸也以婢使與之育子女教之以義方小有失呵責而使改之稚孺被之以布素曰綺紈損志從婢僕嚴而有恩無敢橫者自治克從與翊聖同居殆三十年而晨起盥櫛終日執女紅不小倦非有事不蹋梱閾自奉菲薄

食不重肉衣或至敝不改禁廷朝謁諸貴服用競爭
侈華主獨簡儉侍者耻之主笑曰美衣者不必在吾
前列也光海時宮中宴集頻繁必徵貴戚以佐之主
以為 母后幽囚吾豈可晏然耽樂以助其亂也臨
絶禁闥者十年矣丁戊間廢 大妃之論起翊聖病
不能獻議又不敢廷叅闔户謝客一日有客過夜訪
怵之以禍福之説其言甚厲翊聖唯唯不深辨客去
而主暖酒燻炙而進之曰君亡亦動於客之説乎死
生有命藉令不幸當處之以正况不必死者乎窮荒
絶塞亦人之居吾當隨君而行耳仍念 大妃公主

起居泣數行下綾昌之繫獄義昌之杜門也人無敢問者主涕泣奔問記存有加於他兄弟雖婦人手急人之難見義而行蓋其天植也待翊聖甚敬而性少剛見翊聖有過輒直舉而正諫不相借翊聖亦容而受之終覺其大有益也小弟與冕兒俱參試目主不悅曰無已大盛俄而臺論羅榜并劾大人主聞而歎曰兒輩偶然登第欲以此污衊大人平生耶可以觀世變也得失何足介懷遂不復言足見其識理之一端云凡生子女十三人存者九人男曰冕昇昊最昌女曰洪命夏餘幼冕中生員娶尹暄女昇娶郡守李

敏求女生一男炅與郡守黃一皓女約婚告期而主奄忽逝矣悲哉主素無恙猝得眩暈幾絶而甦精神猶未爽暮而頭痛漸劇天明熱大作已不能語而執炅手流涕漣如及晡而屬纊實十一月初五日也人之生死若是其遽也耶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內賻葬需俱　命加等　四殿遣中使護喪成服又遣中使弔孤異數也噫人生脩短固知不齊而惟神觀未衰又無沉綿之疾而一朝溘盡不能不悲痛也得年僅四十有一將於十二月辛酉窆于廣州酉坐之原虛其右為翊聖他日同歸之地而抑悲撫實敢托

于立言之君子庶不朽畜也狀人之行而毫髮爽則
非其人也翊聖于此約而不溢惟高明照之東陽申
翊聖拜

先府君領議政文貞公行狀

府君諱欽字敬叔申氏出於全羅道之谷城縣至太
師壯節公崇謙翊麗祖合三韓爲元勳竟以身殉節
賜籍平山其後遂爲平山人世襲圭組入我朝有諱
曉弱冠魁大科爲司諫院右正言言事不合退居幸
州自號西湖散人足不蹈都門年八十一而終伯寅
齋公槩相　世宗大王致太平而篤論者稱公固出

達不復師受強記絶人十歲讀論語離騷數遍即背
誦不差一字參贊公驚異之輟篋中新粧論語一帙
與之十三遍觀經史子集能摛詞屬文柳西厓成龍
奇其文爲來訪之十四悉取濂洛諸賢遺書旁及佛
老無不推研領會其旨參贊公家多藏書籤軸滿數
楹府君常入其中閉戶觀之至忘寢食象緯堪輿律
歷筭數陰陽岐黃之書無不涉獵庚辰委禽於清江
李公濟臣之門清江公時治易府君請益清江公講
數傳遽遜師席曰已見大義復奚益焉癸未三司論
李栗谷以驕蹇大諫宋公應漑乃府君伯舅也朝回

出袖中彈文示府君曰於爾意如何府君見啓稿中
有甚一緇髠也云云覽竟徐對曰李珥負當世重望
緇髠等語似已甚爾大諫嘿然群從子弟已譁然以
府君黨栗谷誇議大行府君見擯於群小始此乙酉
中生員第八名進士第三名丙戌捷文科時朝議方
植黨斥逐異己黜補成均館權知出爲慶州訓導移
廣州戊子除司宰監叅奉以事罷携書出栖于東湖
講學以自適己丑冬選入史館病不應講庚寅拜藝
文館檢閱序陞至奉教辛卯例轉司憲府監察薦授
兵曹佐郎坐事罷壬辰倭寇長驅薄都圻叙府君爲

良才察訪柄臣欲擠之死地也即日辭朝赴馹兵馬雲興郵遞皆空巡邊使申砬素威猛所至人咸股栗莫敢何府君入見砬從容陳弊砬亦敬憚無所責隨砬赴烏嶺陣前砬敗 大駕西狩京師大亂府君欲追至行在路阻不能達迤往峽中秋由間路舟下江都要得便趨朝也鄭相國澈以都體察使來便宜行事辟為從事府君辭不赴相國曰豈以非朝命耶遂與聞府君乃應辟從體察棲船下海從湖西相國才府君以三南機務一委之府君名機警吏習文法者十數輩分授簿牒齊聲白之且令軍民陳不便狀案

牘繁冗控訴紛囂府君目覽耳受口詢手判縱橫膠轕莫不中窾幕府戎事皆立辦焉為文宣布朝廷德意辭旨懇至聞者無不感激抆淚官軍與義兵邵將有紛爭之患府君又為文諭之各陣將士咸瞿然改畫冬以司憲府持平入朝永柔　行宮時大賊在漢都餘寇瀰滿八路天兵出援羽檄旁午辭令酬酢李公好閔實掌其事以憂去悉以畀府君咨奏揭啓書夜叢萃為設承文院校檢以授之或以校理兼校常帶之又知製教癸巳五月拜吏曹佐郎冬扈駕還都行人司憲擎　帝詔涖境遠接使李公恒福以府君

爲從事甲午正月陞本曹正郎宋儒真謀叛事覺
上親鞫以府君爲問事郎按問詳盡應對精敏　上
數目屬之詢府君年紀獄完　命陞叙司僕寺僉正
旋拜司憲府執義朝廷迫於　天朝本兵之議遣使
請羈縻之計府君上劄斥其非鄭相國澈見螫於時
既埸猶爲當路者所齮齕欲追奪官爵而忌鄭公睥
居玉堂謀先擊去其辭不直實欲擠逐一代士流也
府君撫實自劾竟遞憲職授成均館司成以書狀官
赴京乙未三月復　命拜掌樂院僉正軍器寺正成
均館司成由是與世相左虛帶散局奉使四方以巡

按御史往咸鏡道操履簡嚴黜陟明當悍將墨吏多
解印綬歸監司洪汝諄素桀驁不下人見府君輒屈
己而待之府君不憚險阻躬歷村閭民所疾苦條陳
蠲免此弊至今稱之丙申拜議政府舍人還掌樂院
正爲都元帥權慄從事官西叙副護軍轉司成逆賊
李夢鶴擧兵叛連陷數邑元帥聞變進兵賊已就擒
朝廷拿治巨魁黨與數千令元帥鞫之元帥欲悉誅
府君白元帥曰脅從罔治王者之政賊徒皆鋤耰之
民今若盡誅非國家之利也元帥遣府君具聞于朝
上允其請仍 命府君協同元帥鞫治府君受 命

按獄秪誅首惡七人餘皆分輕重疏决物情翕然湖
中按堵丁酉司贍禮賔寺正 天朝軍門兵部尚書
邢玠督師出來以接伴使申點從事逆軍門于遼東
鳳凰城十一月還朝連除平山府使楊州牧使大臣
以專管文書啓留之戊戌以掌樂院正兼侍講院弼
善薦入弘文館爲校理陞應教兼校書館校理楊經
理鎬以軍餉不集令差近臣督之 宣廟命府君行
府君自直廬陛辭馳往關西冒暑雨出入海港之間
凡運餉十七萬斛冬以撰文書驛名未幾病遞爲典
籍還司饔院正已亥再爲弘文館校理改宗簿寺正

復入中書舍人陟弘文館典翰加階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帶如例又兼承文院副提調故事承旨不得兼承文提調而大臣特啓仍帶自是屢拜承旨皆不觧冬遞爲忠佐衛上護軍拜刑曹叅議轉兵曹庚子由護軍入政院右副承旨序轉至右遞爲司直夏還禮曹叅議司諫院大司諫遞爲護軍秋以兵曹叅知移吏曹叅議辛丑二月拜弘文館副提學

上命玉堂膳寫古經周易寫完府君進劄子畧曰

殿下乃於宵旰之餘典學有加超然獨契於犧文之神理其範圍天地開物成務之意可謂至矣是誠貞

元之會否泰之交亦　殿下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
推是心也何患乎治之不知而化之不成也哉夫易
之為書経四聖而大義闡歷三賢而微旨著卦爻之
剛柔象數之變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三極之道昭
晳呈露搜抉無隱吉凶悔吝之道如指諸掌嫌疑者
決猶豫者定而人始不迷矣所謂顯微無間體用一
源其辭奧其指遠其變化無窮苟非有見於聖人之
心得夫義理之正者鮮不流入於他歧故竊其數者
專門於占筮盜其秘者立幟於爐鼎若京房伯陽之
論蓋滔滔已向非程朱傳義潔淨精微之蘊幾乎晦

矣先儒有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又曰先天畫乃心學也至於周氏之太極圖則斷之以中正仁義戒之以修吉悖凶而繫辭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治易而不先諸心愈治而愈不治矣噫由善而發者陽動而復也由惡而發者陰剝而姤也一姤一復而或至於堅氷有厲或至於配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惟其天理難養而易失人慾易流而難遏於是而不知所以制之則殺者益殺昧者益昧窮陰剝盡天地閉塞易言寂然不動即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也易言感而遂通即子思子所謂

發而中節也一以貫之初無二致能使吾之心體寂然之中天機不昧感應之際本源常凈物交於前而不與俱往鑑空水止纖塵莫染則神明在躬闔闢由我觀象玩占特餘事耳況天道以元而生萬物人主體元而理萬民君人之道乃一天也天道健而無息寒暑迭運而其序不紊昏明遞代而其行不錯一有所息則生物之功廢矣今 殿下之所當取則於易非乾之健乎伏願 殿下勿泥於口讀文義勿拘於旁門小說唯以中正仁義為之定向以究夫曲成萬物之妙焉當否之極則思所以傾否者何道當睽之

極則思所以萃合者何道當損之時則思所以益下
之謨當剥之時則思所以得興之術以之而一卦一
支罔不究其時義各當其用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可久可大之業亦何難於馴致乎嗚呼陽數一而
陰數二故從古以來治日常小亂日常多此聖人之
所憂而於消長之節未嘗不致謹者也其轉移變通
會其有極俾斯世躋之大有之盛而免於未濟之難
者此區區有望於 聖明者也伏見近者天災地異
沓臻層見民竆政瘼日滋月甚壞裂之世道陵夷之
紀綱若涉大川浩無津涯而臣等之所恃唯在 殿

下天德有臨舉而措之爾　宣廟優荅之又　命裒
春秋左氏胡氏程氏三傳成一書書成又進劉中以
春秋大復讐之義曰春秋一書乃聖人之用而五經
之断案也尊王黜伯正名定分分别是非明辨善惡
以二百年既往之事迹為千萬世方来之謨訓其旨
微矣其義大矣然而聖人之於此亦有所不得已也
向使周室不東文武之化未衰而宣尼之道得行於
時則春秋一部之書即當年施措之具寧止於教詔
来世而已哉聖人之心於是而可見聖人之政於是
而可徵勿以聖言為高大而難遵勿以古道為迂遠

而難導存諸中者必本於天理之正而不雜以人慾之私發於事者必究于王道之極而不泥於偏伯之數大而經國制治小以酬酢百為隱而屋漏暗室莫不秉執天德則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可行於今日乎況春秋所記莫嚴於亂臣賊子莫謹於華夷之辨尤大於復讐之義故胡氏之傳未嘗不惓惓於斯為後世戒惜夫言不見用而南渡偷安日就陵夷卒致夷狄入主中夏未必非此義不明有以啓之也噫精神一到金石可透君臣上下一力齊心苟以復讐之義橫在肚裡有以振勵一世耳目瞻然改觀則 殿

下之崇信是書愈見其實效矣 宣廟下教奬之特
加嘉善大夫乃以劉字弁諸兩書首壬寅二月拜禮
曹參判遞授護軍四月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冬授
同知中樞府事受命撰 天朝將官東征紀實若
干卷以進又撰 王妃金氏冊文俱 賜廐馬癸卯
正月歷禮兵兩曹參判兼藝文館提學是年三爲副
提學兼 世子右副賓客 宣廟命以秘書玉堂所
藏東國詩文千餘本屬府君刪定府君既撰次請與
文翰之臣證定投 進賜廐馬以勞之冬還禮曹參
判甲辰夏副提學兼 世子左副賓客遞爲上護軍

轉成均館大司成同知春秋館事　宣廟方講易設
局校正妙選明經者府君與焉秋兵曹叅判冬弘文
館副提學乙巳正月拜承政院都承旨兼帶如例夏
遞為護軍旋拜兵曹叅判十月又受都承旨十一月
擢授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丙午秋藝文館提學
天朝學士朱之蕃給事中梁有年賫　元孫誕生
詔来須府君為義州迎慰使復　命撰皇華集序夏
兵曹判書武選公平無積薪之嘆時天兵多逋漏者
當刷還相聚為群謀作亂府君選壯士方便衛送得
無警遞為上護軍秋拜禮曹判書有金稽者上疏請

追崇德興大院君䟽下宗伯時首相柳永慶當國使
副提學李惟弘箚府君意府君正色曰此事有先儒
定論豈容異議惟弘色沮去議遂寢丁未遞為上護
軍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戊申正月知中樞府事兼
京畿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開城府留守二月
宣廟昇遐初喪之需皆倚辦京圻府君能記識應用
之需手抄一卷子付屬吏預備以待事無窘欵以撰
玉冊文徵為藝文館提學修　宣廟哀冊文加正憲
大夫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以頓遞使護喪
事竣　賜廐馬三司告　王子臨海君不軌狀起大

獄捕治黨與錮臨海于海島府君一旬之間再爲大司憲俱不拜光海始不悅己酉春拜禮曹判書同知成均館事 天朝行人熊化以弔祭太監劉用以冊封俱奉詔來以府君爲義州迎慰使秋拜禮曹判書冬十二月以知中樞府事差世子冊封上使赴京庚戌四月復命拜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以封典浔允賜臧獲田頃加階崇政大夫左相李公恒福以總裁修 宣廟實錄故事以大提學爲都廳主其事而李公特擧府君請與大提學同爲都廳府君援例辭不獲就史局謂總裁曰 先王數十年史草淪喪於

壬辰兵燹　先朝美政良猷嘉謨無一存者實為欠
典先籍當時朝紳中淵匿之著見者括出私藏譜牒
碑誌撮其實蹟編年紀述則可備闕疑總裁避之遂
經稟裁幾成頭緒而李公與府君罷廢事竟不行光
海新御法宮欲以童男童女誦經前導府君以為人
君御法宮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乎此無以示後
凡三啓始允辛亥夏同知經筵冬知中樞府事壬子
夏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癸丑四月死囚朴應犀受
李爾瞻李昌後嗾從獄中上書告國舅金悌男挾永
昌大君謀逆辭連縉紳光海下悌男獄賜死鍛鍊成

獄先是 宣廟遺教宰臣七人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重病脩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不能違聖人之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見長成以此耿耿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託之蓋 聖衷知日後有此變也至是憸壬承權奸風旨論以七臣不即辨明削去仕版若以 先王遺教爲矯作也俄有鄭浹者受陰嗾亂引名公卿次第就獄府君亦下吏蒙釋出放歸田里歸金浦議政公墓下茅茨一間湫隘不堪居而府君處之怡然扁之曰何陋庵以見志甲寅

築舍於山麓穿治種樹命其居曰坎止窩深居不出
超然物表左右圖書專意探賾一日取性理大全邵
子經世數觀之忽若開悟遂窮象數著先天窺管後
購邵子大全於燕市參合之不無契著丙辰秋光海
欲廢　大妃追戮金悌男肆諸市大司憲瑾大司諫
造副提學濡等搆捏罪狀請遠竄配春川府君作茇
舍數椽名之曰旅庵在謫五年不履户庭唯以墳典
自娛忘其為羈縶也辛酉春獲宥復歸田里癸亥春
主上殿下舉義反正湔滌戊申以後罪籍府君入朝
是日拜吏曹判書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鼎革之初內外官僚易置殆
盡府君博採物議銓注公明　上亦倚府君為重悉
用首擬者位著為之一新七月進拜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大
拜之日有　上變者逮捕甚繁　上起之一日凡三
命不得已拜命　上即引見詢以獄事府君力陳新
化之下不可使人抱枉先德意而後刑政言甚剴切
上為之改容獄事果無實狀悉宥之命下都下莫不
稱慶翌日被宥者悉詣府君門下叩謝府君拒之曰
吾為國耳豈私若輩耶冬曰災異求言府君上劄陳

時務畧曰治道有大本大經爲政有大要大本立然後盛德大業彰矣大經修然後家型邦則建矣大要得然後施措布置立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心之本體虛明純一初無有不善也顧其感之者不一而善惡分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勝矣此臣之所謂大本也臣願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可乎隨事體驗而不爲撓奪可乎求之文字而研幾極深可乎索之講論而擇善固執可乎仁愛爲體而至誠持之可乎懲忿窒慾而不遷不貳可乎謹於屋漏而制於未萌可乎廓然大空而物來順應可乎至危者天位也至囏者

天位也命哲命吉凶在初服矣非至大無以合人非至正無以式人一舉足而群下矚焉一出令而四方傳焉喜則有籍而市恩者矣怒則有籍而駕勢者矣愛則有籍而濟私者矣惡則有籍而修怨者矣義理不定則多聽而易惑植志不固則守善而或移茲非立本之所當謹者歟人君為國當自家始家之不齊國於何有成周之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天官冢宰御僕從罔非正人人君立於上恭己無為而治化旁通矣廢朝家政先亂讒譖由是而入賄賂由是而入私獻由是而入生人殺人爵人之權

皆由於此初則姻戚為之中則武弁蔭官為之終則
士夫中有名稱者皆為之至於喪國而後已噫當是
時也亦豈知其終之至於此耶彼士夫亦豈皆顛冥
饕餮者耶特以發身之路在此而舉一世而為之也
涓涓之竇極於滔天毫釐不伐竟用斧柯前事之鑑
也 聖明臨御如日中天寸雲尺霧非復可慮而一
念之差聖狂攸分慎而戒之其不在此歟若稽堯典
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
且先者五一曰治親豈不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自有先後之序耶曩在廢朝奸臣執權導以猜疑

宗戚之中夷滅者多人懐疑懼内外離心莫不以是而致之幸際昌期倫彝復明人人得所枯喘獲蘇綏懐敦睦亦一家法之所當務此臣之所謂大經也為治有漸固難以片言單辭馳驟而成之也大亂之後民情易以搖動裁省之制本以釐弊而頑民則從大同之法本以均役而豪民則從蕩滌非不廣矣猶不知乏抄兵所不可已反以為苦非法之不美民習之難化也然而苟曰民從則無論豪與頑而皆國家之憂也都民之休戚繫於度支外方之休戚繫於守宰欲息民從則察民之所好惡而已輕為沿革則成憲

壞矣過為刻核則愁嘆興矣今若欲如光武之中興
則當盡掃舊章而新一代之制矣若欲如西漢之昭
宣而繼述　祖宗之軌道則去太去甚而補其罅漏
已矣緩急得中而祛其苛切已矣凡有更張必先審
下情以為注措之地凡有變通必謀始慮終以為永
久之圖則下令於流水之源而無有不順矣用人先
行義勵俗敦本實崇禮讓而息爭競長廉恥而抑浮
躁寧質之勝於文寧名之遜於實則世道或可挽回
行之數年而民志定國體立相時度宜稽式　祖宗
之典而庶幾有為此臣所謂大要也至於治兵一事

今日之所最急者不及時振勵則無以應倉卒臣願
下詢帥臣及諸宿將知兵事者早為之計焉守宰之
多難於邑邑得人黜幽陟明專在監司媕婀巽愞者
窒於辦事盛年鋒銳者乏持風裁人雖有才不扣則
不鳴臣願從臣郎署苟其材也察而擢之委之以方
面之重焉官僚數易吏執其權百司叢脞皆以此也
臣願六曹郎僚各司庶官一依法典箇滿之制無徑
遷焉其有當官不治者則所隸六部常加糾摘以報
於政府則六部庶司有所統屬矣關西一路欲建兵
制則總治綱領總在元戎承奉節制守令尤重遥度

不如目見預美不如臨機臣頤下諭都元帥及兩西
觀察使將其道守令賢否一審覈之條列上聞使以
邑皆畀實才而責其成效焉元子年已一紀國本之
建誠宜及時導迪之方亦不可不備臣頤下禮官稟
行封典俾得早親師傅賓僚以為毓德之資焉且獻
元春四箴曰臨朝曰燕居曰進學曰體乾　上嘉納
之宣醞賜豹皮甲子春副元帥李适巡邊使韓明璉
擧兵叛　上將南狩　命府君護衛　慈殿分入江
都將發府君請對啓曰　主上不可與　慈殿分朝
上然之　兩宮遂作一行次公州未幾适為其下所

殺獻馘于 廟禮官請賀府君議曰叛臣陷京鑾輿蒙塵此乏爲羞豈可爲賀 上回鑾府君受試士放榜之命留公山數日復命 上欲以扈從諸臣策勳府君又極言其不可 上乃止憲府曰事因 慈殿下人 上震怒盡遞憲府官府君上劄請優容 上從之仁城君珙累出賊供時議欲迸竄以絶禍本上久不許府君謂僚相曰廷議執法非不可而容貸至親亦 上盛德事右賛成李貴聞其言廷辱之府君上劄以爲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仍呈告請退上召延原府院君李光庭玉城府院君張晩 問貴

迋辱狀李張不以實對　上大怒下嚴旨切責并罷
三人職屢遣使慰留府君上劄請寬三人之譴大司
憲崔鳴吉論綾原君倎不法狀　上震怒辭旨極峻
府君上劄言禮遇臺閣振勵士氣以為祈天永命之
啚　上優荅之玉堂劾大司憲南以恭　上以朴炡
等偏黨　命補外府君上劄捄之李貴又於筵席論
炡等事而語頗失中　上怒命朴炡羅萬甲等遠竄
府君上劄曰朝者入侍筵席曰李貴進言臣亦欲陳
所懷而貴之言縷縷不絶尋有罷出之　命臣捲舌
而退以心語口曰兩元勳如是角立非國家之福也

況貴之論金澄多失中者乎竊自仰屋即見 下教將朴灴羅萬甲遠竄此豈非深軫分裂之端欲杜其源乎等念灴與萬甲其所爲不中則已施譴罰矣貴之今日之言灴與萬甲未必預知則其所犯止前日之事而已以貴之故而遷繩以重律則恐非刑政之當然伏願 聖明曲察臣言亟寢成命臣之於此豈敢左右區區之誠不願 聖上或有失當之舉爾曰天災極陳言路不可不開有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一有不通則如人之病痞鬲膈阻碍成難療之疾 上欲官大院君之舅金公諒承旨

金德誠力言不可 上不聽府君言公諒在 先朝
夤緣宮掖貽累多矣 聖上不可以私恩置之簪紳
之列 上勉從之乙丑違珠府夫人具氏卒禮官議
喪禮 上爲服朞 上欲行三年喪府君與僚相守
闕力爭之 上竟服朞 上欲自主其喪府君率百
官啓曰喪必有主故禮文初終有立喪主之文古今
天下寧有無主之喪乎今 啓運之喪以綾原君倎
請爲喪主者以 聖明爲宗廟之主而不可爲私親
喪主也 聖明服制已降則與出繼降殺何異請依
禮官言速爲擧行屢啓始允 上欲以 大院君墓

號稱以園府君議園者乃陵之異名古人文字多園
陵園寢之語通天子諸侯言之非陵之下墓之上別
著一園字為隆降之節而謂之園謂之陵也禮官請
改孔聖號從祀先儒陞黜府君議畧曰　太祖高皇
帝洪武十五年作文廟是時凡天下嶽瀆城隍前代
忠臣烈士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宣王之廟號及從
享封爵如舊今不可輕議事遂寢毛都督文龍設鎮
於鐵山之椵島上欺　天朝剋餉自封貽斃本國為
一大患姜王兩詔使以　元子誕生須　詔本國無
閱毛兵流言毛將將不利於　詔使廷議洶洶大臣

以下詵　閣下待變廷議或有請舉兵討之府君獨曰毛將狡獪難測然不敢害　詔使也西報至毛將待　詔使無慍儀人乃服府君先見丙寅秋府君以殿試讀卷官掌試及拆號子翊全孫晃俱與焉憲府論試官徇私用情請罷榜并罷試官職府君出江上待罪上劄請就理對辨　上下御批慰諭之府君再陳試院曲折仍乞骸骨　上遣史官又以　御批荅之曰省劄具悉始末追捧一事出於趙璞之所作俑非卿之過也前日諫院之啓不無失實之言豈不非哉卿體予意安心勿辭即為入來慰予缺然之心適

有拜園之舉 命召府君留都府君黽勉赴召 上以考官趙璞追捧試卷其子參榜 詔獄鞫問府君三上劄辭職陳追捧五軸出於諸試官公同會議趙全素之文諸試官公同考取而璞被鞫臣安得晏然立朝乎仍呈告 上遣承旨以 手批諭之曰卿立朝四十年無一點些疵卿之名聲 予亦聞之久矣不啻今者無妄之言出於慮外非但卿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設或不公許篤之奸狀曩時相臣未及覺悟而况卿之不言可否者乎昔日相臣不以此引退則今日之前規亦有所據矣陞黜高下卿不預焉

試官之華職趙璞之被鞫於卿有何不安之事乎卿
體予至意須勿固辭從速出仕以副輿望再遣承旨
御批曰見卿之言則以三不敢為辭噫卿未之深思
耶彼考官羅織以取舍不公不為可否之相臣於彼
何嫌頃日臺諫未免生踈不知殿試無命官之規云
其時所論實非侵及卿身也論啓本意即如此國法
之半屈半伸尤非念及之地其亦何嫌哉若副卿意
則人謂予疑卿卿若終始求退則人謂卿於予有憾
予之自前倚仗卿之終始頤忠不幾於盡歸虛地耶
卿之去就非但繫國家安危今日事勢亦既如此不

得不深思也卿須亟體予意速出行公正言金光爀論羅榜當否府君請去愈力　上又遣史官諭之曰頃者殿試卿不預焉近日國事日漸艱虞故予意以爲考官雖被羅因相臣其時不爲擔當則爲國事勉出於義不妨郞廊俱空大臣不安其心勸勉出仕於予待大臣之道亦似無害故屢遣近臣諭予至意眭有意外之論謂予待之不以實斥卿將焉用彼相沮抑予心狼狽卿身實不曉其意也且人臣稱譽大臣時王之律甚嚴今卿既被人言極其抑揚必不安於出仕予亦不自甘於終尙文與今姑勉副卿請以安

鄉意觧相援判中樞府事府君遂無當世意欲致仕
歸田爲終身計丁卯正月又上劄陳情不允將連章
累牘期於得請奴賊入寇襲義州陷之旬月之間蹂
躪關西起府君拜左議政兼　世子傅　特命陪
世子南下以二十四日某甲啓行次水原上劄請以
湖南兵討賊次全州聞賊約和後四出放刼又上劄
請詰賊破約俱報聞府君在南中推誠保護隨事進
規弼翼弘多劬勤并著設撫軍司與體察使李公元
翼協心經畧調兵運粮助給　大朝軍民弊瘼條上
蠲除三月陪　世子入江都復命　上宣醞賜臯比

廐馬諫官有疏斥大臣者府君與僚相上劄請退
上慰諭不許四月 上駕還京師首相辭遞府君以
左揆當軸時餘寇率蒙古耕種淸川之西外爲和好
出沒鹵掠無撤回意府君建言賊在我境將士逗遛
請策勵副元帥以下嚴兵躡後鄭忠信領南北諸軍
進駐安定且發問使責以負約賊遂捲還賊退之後
遺民多飢死府君移粟賑救分給穀種耕牛使之安
業設營將於八省分轄軍務以專操鍊增修安州城
池積穀繕甲 命本道兵使留鎭黃州葺城廓爲必
守計議者頗不同府君意不撓其役遂完七月晉領

議政 世子師兼帶如例上劉辭之 上優奬不允
冬以都提調掌 世子嘉禮請省繁文浮費 上從
之戊辰春柳孝立等謀叛將作亂許穧知其謀貽書
于宰臣洪瑞鳳家瑞鳳未及發而都下洶洶府君徽
聞其狀坐廟堂急招大將申景禛李曙發卒捕賊之
載兵器者且促洪瑞鳳發許穧書俄而許篴等上變
悉捕賊徒前後伏誅五十人被引者有絲毫不實輒
傳生議曰 上宥之孝立之獄寔繁其陰謀詭計無
所不至內結宮人宦豎掖庭消史外聯被罪人若失
志怨國之類剋日舉事禍機垂發府君炳幾戢亂曰

夜按獄或連旬不出諸囚所供絲棼雲委者咸能椋
其虛實若燭照而數計無一人枉死者獄畢　上命
録上變者功并録推官府君與僚相力辭不屈秪拜
鞍馬之　賜丁卯夏有星孛于太陰其占曰太僕主
馬之官亡今年春太史奏土星入台星上相厄府君
以上相兼提調太僕久管馬政人甚憂之六月十一
日肩胛發疽時大旱府君上劄引咎　上躬禱南郊
府君病不能從又上劄乞觧職下　御批曰省卿劄
辭予甚憂悶佇待卿勿藥之喜安心調理遣　御醫
賫　御藥視疾撤　御厨遣掖庭人屢問疾　王世

子三遣宮官候問是月二十九日戊午遂不起　上
教曰領議政以　先朝舊臣竭誠輔國邦運不幸失
此良弼予甚痛悼喪葬之需其令該曹依前例輸送
喪家俾無不乏之患　上遣中使禮官弔祭　內賜
別賻　特遣都承旨弔孤　慈殿遣中使弔孤　內
賜賻儀　王世子聞訃即率宮僚舉哀于外堂以七
月十三日　親臨靈筵弔哭盡哀撫慰遺孤又致內
外別賻俱優等實曠世之異數也府君早孤長於外
家無資受之益而自知爲學舞象之年已知向方恥
於近名不爲師生詡詡之地能得師於聖賢書平居

儼然自治克莊一於主敬和樂坦夷以孝悌忠信為行身之本見於性命之源超詣精通擺脫拘儒繩尺而規度雅正先儒講理之書無不研幾極深近代學者之說亦皆淹貫浚繹尤慕程伯子邵堯夫常曰伯子有聖人之質堯夫有聖人之才既歸田間刋落世故玩心高明而未嘗以語人若不自知也晨起冠帶謁家廟退焚香危坐終日穆如粗俗之辭不出於口惰慢之色不形於色祭祀必宿戒省滌供設咸親執友兄弟睦宗黨根於天性而隆殺有節與寡姊同居三十年事之如母姪女之無歸者數人置之家衣食

之門絶私謁内外斬斬家故貧往往假貸不給而無一畝之斥一指之息居第寢廡傾塌家人請修之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為處一室床榻蕭然屬纊之日衣衾無副瓶罍告罄祭奠賴人而具　宣廟命選朝紳之廉謹者以旌之遂議歸府君府君力言大臣止之夙嬰羸疾多丐閑處散不喜與人造請足不蹈衆趨之途唯　上所使罔避夷險拜　命輒行洎　宣廟季年眷遇頗隆在西掖久每當進講毫分縷析精義造約　宣廟為之聳聽屢長銀臺綱紀百司獻替惟允有古納言之風致位六卿務持大體事克修舉逮

遇　聖明値時艱虞秉節旣確特立無偏集衆思而
不撓浮議廣忠益而能擇其要箴規忠諒盡納約之
道訏謨密勿咸歸美於上凡有陳列注措未嘗宣言
雖子弟未之聞也愛惜人才捨短取長誘掖後進期
於成就恒謂前漢之興隆者在於風流篤厚耻言人
過也見人有趨利逐名經營俗務者若將浼己常以
後輩多尚弛放不自矜重爲嘆論治道不喜紛更曰
法　祖宗亦足治耳見朝廷失擧殫日不寧渴一善
策必建請而行之有盛氣談論者不與之較而臨事
終不假借遇郎署小官申申教勅有不能必掩覆之

凡有朝請必先百僚至沒身不懈自丁卯夏國家多事備局坐衙無虛日早往晏罷雖甚憊亦強起曰國勢岌岌當盡盡瘁之義耳今年夏虜使入境其所要數款皆關大得失府君已患瘇力疾赴衙及疾革猶深念不置備局郎以上教收議府君口呼數行令侍者書之氣乏而止熱作將絕聲在喉間數問虜使還否且言旱災如此民何所聊天災之作吾輩罪也吾死而天雨則無憾矣府君鑑識明悟揣事懸合國家機宜人物始終籌之無不符者凡朋游一定交至白首無貳黃秋浦李白沙之喪為位而哭久而愈傷平

生語嘿有節起居有常人不敢傲戲於前有望而却走者然不設防畛胸次洞達遇會心人輒欣然傾倒間以雅謔辭氣之間藹然若春温也噫府君自丙寅被誣之後不樂在朝雖以寇難不免更出而具一疏常置佩囊中孝立獄完府君出疏稿示不肖翊聖曰此時可以乞恩否俄報左相吳公已請急矣又有邊務之不可廢者遂捲置案上愀然竟夕未逾月而遽至於斯嗚呼天乎降割之酷也府君少號敬堂又號百拙或曰南皐易之以玄軒別業在金浦之象頭山下一號象村居士晚號玄翁歸田稱放翁在謫扁旅

庵聞白沙之逝悼世之無知已者謾為玄翁自叙曰
玄翁者何許人也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
官顯於朝而翁不以官為心以罪竄於外而翁不以
罪為撓無所嗜好無所經營視貧猶富處豐如約與
人交人不得以親疎接乎物物不得以拘絆少志于
學務通九流粗涉其源未竟其歸晚好羲昜有會於
邵氏天地萬物之數而亦通其崖畧而已書無所不
觀書籍之外翛然終日俗物不敢干也交游盡一時
勝流知翁者多或知其文或知其行事有白沙翁與
翁以隣能知翁趣造翁亦知白沙白沙以直言得罪

慝卒於此荒翁有絶繇之嘆無意於人世矣府君為
文章本於六經幼嗜昌黎既壯悉取古文讀之晚乃
自闢堂奥秖取左馬莊騷禮記周禮古樂府文選詩
李杜唐諸家賓左右而頗愛明諸家書法適媚然未
嘗為人操筆癸亥之後不屑於文墨公退静坐而已
所著詩文象村稿前集十策後集二策續集四策別
集六策餘集三策内集一策外集一策漫集六策先
天窺管一策求正録一策和陶詩三策嗚呼府君立
朝四十年備經顯晦已迹焯乎在人耳目非不肖孤
所敢私之者荼毒荒迷詮次闕遺敢質于立言之君

子庶有辭于逝者爾

敦寧府都正閔公行狀

驪興之閔肇自尚衣奉御稱道歷數世至平章事令謨顯於勝國世襲官簪遂為令族入本朝有諱師騫為忠清道觀察使觀察使生懔承政院右副承旨承旨生起文早負士望趨尚貞方為權壬所惎後先淪謫 宣廟初元被任遇官黃海道觀察使寔生諱溶成均生員娶宗室永川君眉壽之女以嘉靖乙丑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公公諱有慶字頤吉公在孩提失怙恃寄養外氏十五擇配於清江李公諱濟臣之門

聘其第一女仍質業于清江公學日進聲華藹蔚中
庚寅司馬一捷兩試越三年甲午釋褐選補槐院未
逾月薦入史局為藝文館檢閱遷 世子侍講院說
書序陞侍教奉教明年轉刑曹佐郎時黨議大行公
亦被擠出為平安道評事魚川察訪咸鏡黃海都事
或赴或不赴而徊徨於閫外者數年所而歲辛丑拜
工曹正郎司諫院正言自此敭歷清華弘文館則修
撰校理司諫院則正言獻納司憲府則持平恒帶三
字銜壬寅嶺南儒生文景虎疏論己丑獄事誣及先
正牛溪先生偉相從中煽俑禍焰大起公方居臺席

與黃秋浦諸公論辨甚曙遂遭譴斥左授全州判官
未幾論竄鳳山郡丁未宥還以散官拜開城府經歷
踰年復叙從班累經修撰校理獻納掌令弼善直講
司藝司成陞列寺正歷內資內贍司僕禮賓遷承文
院判校考滿例陞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俄除敦
寧都正授階通政大夫崇禎壬申正月十四日病歿
于其坊第之正寢壽六十有八以三月初九日葬于
驪州新津酉坐卯向之原生二男三女男長聖清次
聖和察訪女長適大司憲鄭廣敬次適韓正國次適
承旨金南重庶出男聖得聖清有子曰忠亮女曰李

東萸鄭廣敬有子曰至和采和知和以和女曰縣監李起先曰洪柱世曰韓保韓正國有子曰後契後萸後良金南重有女曰羅星斗曰徐正履餘幼公性坦夷疎朗無城府畦畛少與交游者皆一時名勝文譽彬彬程文課製裒然稱首暨立朝秉正不回履穽無悔癸丑賊臣造訒攄臺席倡廢母之議李惺方長西掖賫持衆僚時公之夫人之庶弟株連獄事不承而斃時議猶峻人皆爲公危之而能與一二人終始不撓惺亦不能難尨爲於天倫之懿痛不逮養祭祀必誠遭永川之喪含恤持制報祀之隆終身不衰修睦

恤任踈戚無間從兄之子孤而無歸收而鞠之者甚
多提誨猶己出俾以成立舉其㝡者則今平安道觀
察使聖徽即其一也晩際不能俯仰於新貴間凋瘵
無憀挫抑以終君子惜之云畧叙公事行如此徽惠
於立言之君子俾掩諸幽

兵曹參判李公行狀

公諱命俊字昌期鼻祖棹當羅季築塢于全義保聚
禦暴邑人歸之號曰李城云棹遇麗祖以木道濟師
遂爲功臣位太師其後裔蕃昌咸籍全義全義之李
代爲官族積德襲美入本朝有中樞院使貞幹者善

養百歲母 英廟聞之璽書褒嘉貤秩以優之卒謚孝靖公孝靖生士寬官漢城府尹府尹有七子六人登八科二人策三勳累 贈議政府領議政全義府院君其第三子曰平簡公諱禮長録靖難佐翼勳兵曹參議 贈判書全城君寔生時瑶掌隷院判决事 贈兵曹參判即公高祖也曾祖曰公達楊州牧使 贈户曹參判祖曰文誠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贈兵曹參判節度公出後於族父歙谷縣令仁孫縣令之父曰司贍寺副正允純祖曰司憲府大司憲恕長即平簡之母弟也公考諱濟臣咸鏡北道兵馬節度

使累　贈議政府領議政文章行誼爲一世冠世稱
清江先生妣木川尚氏　贈貞敬夫人領議政成安
公震之孫宣務郎鵬南之女以隆慶壬申閏二月二
十九日生公公生而頴拔不群庚辰清江公爲江界
府使挈公往公方九歲無幼志清江公繇江界擢爲
北帥留公京第俾就學癸未清江公罷文圖還北塞
以歿公從諸兄服喪如成人哀毁逾制事仲氏永興
公如嚴父焉受學於月城李公廷馣白沙李公恒福
間就吾先文貞公質業業日進稍長遊牛溪成先生
之門辨志浴德杜門讀書不接俗物自持泊如日在

大夫人側薆薆愉婉壬辰之難奉大夫人避地於江
都癸巳丁憂與諸兄扶櫬返葬柴毀骨立幾不自支
辛丑中司馬癸卯庭試狀元未唱名拜成均館典籍
歷司憲府監察還禮曹佐郎薦授兵曹佐郎知 製
教公入騎省較簿書祛姦蠹清軍額實郵傳同舍推
其能老吏服其明甲辰攝憲職充書狀官朝京賀至
餙已操下不戒而戢乙巳還朝拜刑戶兩曹佐郎兼
春秋館記注官與修 列聖實錄時權倖秉政公亦
被擠爲高山察訪高山當北關孔道又値軍興奉使
者轢責驛路凋弊公至視法爲程雖監司必考牌發

傳監司怒甚盛氣加公公曰法如是遂疏而聞朝廷
直公而絀監司宿弊一洗而公乃棄歸戊申授德山
縣監新學校以訓士量田畝以均役以至壇壝廨宇
罔不創新精虔齋祀寔躬不假事神臨民一於誠敬
案無遺牘庭無滯訟外邑之疑訟十年不決者皆歸
公一言亭斷退無貳辭嘉肺日積公以是充民租入
民不知徭稅者數年庚戌坐事免辛亥復入兵曹爲
正郎未幾拜西原縣監西原實清州牧也物衆地大
古稱難治公下車務以教化設養老宴以敦風俗嚴
課士豪逋稅倉庾皆滿邑屋古多水患一日水鳥來

集城中公曰禽鳥得氣之先者此水灾之兆也令民
築堰未幾果大水水入城中廬舍漂沒而賴防堰民
多全活公發粟賑之邑人稱神明金直哉之獄宋公
象仁遭誣下獄被杖殆殊宋即公石友公上書稱寃
以身爲質方伯見而大悖格不奏而竟中蜚語劾免
壬子授平壤庶尹平壤城中閭閻櫛比悉以苫蓋屢
有回祿之警公發官帑燔瓦許民弱直而買之旬日
之間邑屋瓦縫噲然改觀而所收帑布過當公私便
之在官未朞治理流聞癸丑賊臣爾瞻陰嗾朴應犀
告變起獄殺永昌大君禍延縉紳公之孼弟耕俊株

連入獄不承而憲臺官柳浯等修郤於公翫法論竄
配公盈德居謫十年貧病困極而處之以道唯以書
籍自娛探賾聖賢微言時取禪門公案攝心嘿坐或
至數日逌曰悟解甚難不如吾道之循序有漸也戊
午嶺南流傳許筠曰儺禮入慶運宮已行弒逆公聞
之深痛服素齋居者久之及白沙李相國諫廢 大
妃得罪北還公乃搆疏乞宥且為窮源之論辭極嚴
正縣官不受公悒悒廢寢食有懷沙汨湘之意癸亥
反正首擢公掌令俄躋軍器寺正秋承簡 命贈行
南服未復 命選入玉堂為修撰校理 上謂筵臣

曰校理似不合於李某儀陟應教　上意以公老成而職卑也途中擢拜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甲子春李适擧兵叛　乘輿南狩公莅任未匝月而能揔攬軍民之政調發道内丁壯入援躬率老弱迎　駕於境上　上入公州召見慰勞特陞嘉善秋引疾歸冬拜戶曹參判乙丑夏拜全州府尹秋病遞丁卯二月以分兵曹參判陪　東宮南下是日　上引見分朝宰臣公言朝廷遇變不能出一策爲戰守計只講去豳之策小民望風崩潰不可收拾我往則賊亦往　殿下不思之甚也　上爲之動

容到全州設撫軍司公以堂上夙夜在公區畫甚多
時有虗警謂賊兵已到臨津上下洶洶撫軍司欲奉
東宮移避嶺海之間廣收群議公抗言曰朝廷之所
以分朝者一以係屬民心一以調兵赴援豈可置君
父於相忘之域而不為聲勢相依之計忍以賊遺君
父乎可以近江都一步不可遠江都一步及　召對
公又力言之遣大將柳斐領兩湖兵駐公州相機以
進入援　大朝四月奉　東宮會　上于江都　上
賜酒食皐比廐馬拜刑曹叅判十月除江陵大都護
府使江陵之俗設財役貧而貸粟子母不相當則沒

為奴或奪其田舍小民轉徙為獘甚痼公乃召土豪
責其非義權其輕重按於法者繩之以律行之一年
頑習大革瓜滿西授護軍公入朝上疏陳時政其畧
曰 殿下之國如人之元氣受病痼於臟腑發於膚
革痿痺厥逆奄奄就盡其不能按方奏技者雖皆臣
子辠也然 殿下之自處亦豈可盡委於臣下而不
自反也又曰 殿下聞臣之言瞿然而作曰是責誠
在予身予之處心果不愧於屋漏歟予之嗜好果不
踰歟好惡果無偏歟果能無守勝之病歟果能無自
聖之失歟聰明或有盷歟宮闈或不嚴歟包荒之量

有所不知歟辭氣之間有所太露歟以是九者内自省焉有一於是則曰此國家受病之源也拔其根而去之又曰中外臣民不惟感戴　殿下亦嘗信而伏之胥曰治效之不速皆由臣子不能奉承　盛意耳識者間有竊憂之者曰吾君有求治之心而未得其要臣於二者之説俱然之以今觀之　殿下不亶不得治要求治之心亦有愧於古之賢君非謂求治不切上所言數者爲之螮蝀則本原滓汨明膺不照當斷而不能斷不當斷而果斷剛柔失道威惠愆宜宵衣旰食聰察抉摘不足爲求治之實也又曰臣嘗讀

宋史仁宗之致治非有斥地攘夷之烈且乏剛健之德惟推赤心以待臣下有所作為無所隱諱其有過舉使臣下知之有諫之者則曰朕實有是事輙虛心而聽之惟其言行真實無偽苟能真實無為則昭融契合上下無間激發感應須為一體循是而進亦可為盛德之主矣疏未臚列九條曰嚴宮禁曰重銓選曰納諫諍曰明賞罰曰擇守令曰選將帥曰招武力曰治屯田曰治城池其所陳皆切時之務而斥言趙琦金斗南女子曰緣曲逕而進曲逕一開亡國之兆將為　聖明累請出二女如宋仁宗故事疏入　上

嘉納即出二宮人歸其家　特拜公大司諫仍下其疏令所司覆啓廟堂言進二女者當抵罪　上令法司覆出辭旨極峻兩司之論又多觸諱俱遞仍　命禮選淑儀公進劄曰臣子之進言於君父無論愚智各自盡其誠敬冀主之一悟也臣疏中辭氣容量等語意非偶然而疏墨未乾辭氣猶前臣言之不入蓋可想已臣實感感於中曾未數日擢臣諫長畀以言責臣甚衰病不任驅策祇當盡言不諱少酬知遇之恩也方今內憂外訌國勢綴旒可言者何限而臣之愚意莫大於補衮闕也夫引君當道責在輔弼繩愆

糾謬責在臺閣君有過擧而群臣不諫則罪在於臣諫而不納則過歸於君近來　殿下之待臣下漸不以禮小拂天意輒加峻責大臣媿恧小臣憂怖君臣之間情意不孚廊廟之上爻象慘沮胥將囊括以言爲戒　殿下孤立於上巍然獨尊逆耳之説無自而入則見幾者將引而長往慷慨者不免於機辟終至於巽愞不檢之徒偷隙抵巇彌縫媚悦國事日非矣自古人君能始而不克終者皆如　殿下今日之爲也豈不大可畏哉大臣之極論媒進者深慮邪門曲徑之睨以便辟終爲國家患也鄧通之罪不過失朝

廷禮而申屠嘉檄致而欲誅之曲徑媒進者鼎豈止失朝廷禮者乎形迹幽昧不可的指爲誰某而苟有其人則大臣借劍尚方爲衆鉞於一言之間使鑽隙之輩有所知懼亦春秋之法也 殿下亦宜肅躬莅莅以淸宮闈之政而宮嬪之選非 殿下之本意特激於備局面啓有此擧行之 教非和平之發也不幾於遂非乎 殿下於淸燕之暇平心思量必惕然悔悟也亟收 成命以補前愆閭閻間又言稱 慈殿懿旨取良家女抑勒入宮者甚影或至監禁督迫譁然多口實有此事則亦是獘端 殿下於晨昏宴

見之際委曲開陳以祛民惑則盛德事也人君之失
莫大於心誅逹臣小有違忤則銓曹擬望輙斬天點
或數月不調或至一年二年有若以其忤旨輕重為
朔數久近初則不覺一人二人至於累人而皆然言
官忤旨遞職則旁人相唁曰甚也從此不得官矣以
下窺上固非美事亦由於 殿下之權度落於一偏
亦人不廣也昔宋太宗時劉昌言罷太宗問左右曰
昌言涕泣否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
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者以感
動之耳即欲移疾終能退去人主一言之失而或至

於失士夫心况以官職落黜以為懲罰之資則不但
待臣僚太薄亦失於心誅之過矣此亦　殿下所宜
省察者也伏願　殿下遜志篤恭恢弘　聖量滌去
人我之相痛絶固必之私拜昌嘉乃逆心思道使忠
言輻輳讜議競進焉　上意大悟慰勉備至不得已
出拜命尋以病解旋拜兵曹參判請急至三猶不允
疏陳病狀乃許公扶病歸卧陽川村舍公嘗自號潛
窩仍以名其居草屋數間不蔽風雨妻子飢寒藥物
不給而怡然自適又搆小茅菼名之曰退思齋識不
忘君也居數月病益劇氣息甚微而知舊族黨有往

見者輒握手道故如平日精神不爽談及國事亹亹不已遺言薄葬有達生之趣將絶屏婦女易簀整衾翛然待盡以庚午十二月二十二日屬纊壽屋五十有九訃聞　上震悼賜別賻致祭弔孤下　教曰參判李命俊盡心國事有意格王不幸殂逝予甚惜之石灰造墓軍其令本道題給以表其忠噫恩至渥矣公可以瞑矣其孤顯基等治葬具如公言公之執友暨堂內外之親戚一口言曰素輿不飾去外棺輓詞明器以遵治命葬用石灰以尊　君賜禮也顯基等以辛未二月初五日奉襄帷發引卜二月十六日奉

厝于楊根淸江公墓左艮坐坤向之原公娶金義金氏僉知纘祖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顯基次道基次元基女長適士人洪九疇先公歿次適士人沈光泗道基有一子洪九疇沈光泗亦有子女俱幼公忠孝廉直根於天植操履潔白志慮貞確尤篤於倫彝每傷早喪不及於養孺慕之誠至老不衰語及淸江公事輒血泣沾襟在謫遇考妣諱日及四時之節必設壇而祭之沐浴齋莅洋洋如在㤡事二兄克敬克愛與仲氏永興公同居十年鞠䠞執事便若孺兒至其撫摩寒溫不自覺其煦煦也遭永興公喪與二姪持

制居喪側哭踊之節哀戚之容如喪父母者待諸姪如己出力加誨迪恒勉以忠孝傳家之意小有過撻之必使懲改憐永興公孤子碩基穉弱恐其出入致傷日必躬往以教或至徒步以行人甚難之教諸子不以世俗科臼之業修行為先餘事才藝推而睦姻戚疎無間誠意藹然各嚴其意立朝事君以古人自期視勢利芬華若將浼己當官任怨不擇燥濕直道不撓正言不諱見國家過擧慷慨發憤遇國家急難志在殉節治郡必束帶出堂陛有截勤民訓士先教後法綱擧目張不遺纖洪百廢俱興綜理微密澤究

下戶豪猾側目所從德山西原平壤皆立石頌德自持氷蘗一飯一羹妻孥不免飢寒罷官而歸僑居蕭瑟出無騎坐無席稱貸舉火寒暑不能備裘褐夫人寢瘵多年以狗皮掩體其刻苦如此交際寡許可惟其知己剖以肝膽不以死生而變容儀峭拔精采動人望之如秋霜烈日臨事果斷勇如賁育壁立千仞凜不可犯而胸次坦蕩氣槩恢踈施措之際務以忠恕酷好圖史手卷不釋沉潛飫沃記識甚博雖旁門小數莫不淹貫噫世之號知公者徒知清白正直不知公者疑其矯激徇名無論不知知之為淺也公之

平生率性任真不假修爲姱節善行不勉而至先君子恒謂其之從善如流赴義如渴方之古人亦鮮其儔翊聖亦竊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衣縕袍與狐貉者并而不耻者公庶幾近之云公之病也翊聖往拜床下公笑曰吾將死矣吾死爾必狀我先爲我記退思齋翊聖退而爲退思齋記公已疾革不省也嗚呼痛哉抑悲叙次敢託之立言君子以責諸幽東陽尉申翊聖謹狀

樂全堂集卷之十三

全樹上